

紫峴山人全集

紫峴山人文集卷四

湘潭張九鉞度西著

姪孫家棧重刊

序

學庸條貫序

辛亥

武岡向覺菴先生楚南名宿學以通經爲要於諸儒異同折衷至當爲文準於理法矩矱不失尺寸負笈從游者著錄至數百人荷池劉觀察其高第也先生老而不遇端拜雜誦于荒江老屋間所著書盈尺多以經書講義訓授生徒之作於大學中庸尤得其闡奧晚年著學庸條貫一書辛亥季秋觀察攜至光州行解示余且誣爲序余展讀之每章有總論有節旨有句釋以朱註爲主薈萃諸家講論刪其躋駁融以己意歸於一是使人矜平躁釋手舞足蹈而不能自己而審題作文之法亦附見每章句下其用心可謂

深垂教可謂善矣。憶乾隆壬戌癸亥，余在成均，獲侍大司成蒲阪崔先生講席。先生爲理學名卿，以所著讀大學中庸法兩卷授諸生，命各爲籤注發明，意旨於下。自批駁甲乙之，其文擷程朱菁華，高古深邃，未易窺測，必涵咏竟日，方領其妙。今先生此書或鉤要提元，或擢筋剔節，使展卷瞭然，指掌眉目，朗然毋苦學庸之難解。讀其衣被後學，豈尠哉！惜年八十，一日無疾而逝，絕筆於哀公問政章之末。嗚乎！世豈無褚先生補史記者乎！請以俟之而已。

杜詩集說序

注杜詩者，自宋九家以後，亡慮數十家，率皆牽附史事，強合詩旨，紛拏膠轕，互相掎擊，使杜公忠愛之忱，流爲怨誹，譏刺大傷，溫柔敦厚之教，而學詩者又徒摘其某句某字之工，爲摹倣，買櫝還珠，千古同病，然所說不同，雖瑕瑜互見，又可爲以意逆志之助，惜無

好學深思者曾諸說之大成折衷焉而歸於至當使讀者閉心
然如與浣花翁晤對是又非見聞之洽藏弄之富歲月之遠不能
也構李江孟亭先生續學鄉聞以詩古文辭雄齊吳幕府閒於杜
集有深嗜憫諸家之說泛濫無歸也乃出篋衍所藏宋元明及
國朝注本去其踏駁存其醇粹條於詩後闡明大意而不失之簡
分載疏註而不失之繁間以己意參酌其閒曰杜詩集說諸家之
論庶乎少定矣捐館後詰嗣澹如既以先生所注曝書亭集付梓
而是書亦次第藏事書一出而觀者稱快爭欲得為枕中鴻寶信
乎杜氏之功臣也杜公宗武見於公詩者曰誦得老夫詩曰熟精
文選理然於公卒不聞有傳述澹如奔走衣食能縮其脩脯所入
以成未竟之業展卷而先生精神躍躍毫楮是杜公不能得之於
宗武者先生得之於澹如誠可爲藝苑中增佳話矣是時金壇于

君晴川亦以所集孫月峯何義門兩先生文選評本開雕粵城贈
余一冊吳越諸君子好學汲古如飢渴之於飲食而澹如克承先
志嘉惠來學其用意尤深將度嶺歸急援筆而序之

遊衡嶽記序

吾楚衡嶽奇秀甲天下遊者恆俟秋爽作記賦詩多高曠蕭瑟之
語余自戊申至甲寅三遊亦以秋而未盡其勝吳興戴淨念先生
獨以仲夏登祝融巔晴雨風雪之變幻神靈怪異之隱現倏忽愉
悅千彙萬狀洞心駭目悉載於記牢籠搜剔與漢應劭泰山封禪
儀記唐柳宗元永州遊記爭勝若夫觀日出俯雲海對瀑布興之
所至境輒隨之若嶽靈特幻奇境以供一時筆墨驅策使如火茶
如雲錦則歷來詩記未之見也惜因事驟還未至方廣豈岳靈終
不欲盡洩其奇而故畱餘憾以爲騷人想像感喟之助耶先生著

述盈篋衍茲特其碎金文孫聿新世講蕭郎中出以見示挑燈展讀如坐七十二峯煙嵐中使俗塵垢塊盡化清涼世界把玩不置他日將尋四十餘年前跌跣舊地過歡喜巖聞木魚聲回憶中一段因果瓔珞街果有緣焉否也

琴城酬贈詩序

余二十年客豫章多交南豐士又十一年攝南豐邑篆又十四年戊戌秋以訪人過南豐淹留六十餘日南豐連五嶺脊踞盱江上游軍山雄秀插霄漢產魁奇特達之材皆秉會氏經術文章以樸茂深醇相尙又爲程山講學地重節義扶倫教毀譽無私猶存三代遺直長吏能剛大光明恭儉慈惠不怵以勢則雲合颯舉甘赴湯火効死力間有桀黠者人皆不齒卒愧悟恂恂服教余初攝篆時主童子試苞苴胥牘皆杜絕咸直之暇時與能文者互相切劘

杯酒往還淋漓跌宕若忘其爲長吏也者今重來望軍山晴翠欲
滴如故人迎揖邑人迎余館舊嘉禾書院朝夕迭相陪從軍山會
早白處士時年七十八亦懷詩數步行至白首相對雄譚博論至
夜分余倦眾方散家醞罍雞網魚烹黍惟恐余之不至余歸艤舟
資政橋下則又攜具寺中喧豗賭勝夾道爭相望羨若忘其爲旅
人也者先是邑歉收民艱於食余請平糶四鄉攜老挈幼來者萬
餘人部例大邑存七糶三余計就食人數糶幾過半上官下檄切
責幕中人咸病余余曰積貯民命也墨守舊例坐視民餓死非所
以廣

皇仁余不貪糠粃不徼餘利萬一爲民食受罰不負君不負親其
榮多矣上官廉知無他浮議亦息倉米不敷糶則勸義紳襄事給
牒赴豐境售米運先至者給匾額旌之米廩至早稻亦漸登場

事萬餘人無一虺隤者茲鄉民間余來擁兵候顏色相慰勞有號
余手歎泣者曰非公吾等早爲餓鬼矣余浮家豫章城食捐繁緝
士多贈米儲諸舟市肆傳帖有以霉濕米售余者查出公罰時民
禁米出境截江嚴守獨護余舟行并飛帖沿江放行無阻語云山
之民多仁余何德於民亦賴邑諸君子不以俗吏視之而已因集
余酬和及眾贈行詩爲一集使知今世存直道敦古處者尙有南
豐諸君子也

游鶴洲太守詠史詩序代

案康熙辛丑進士彭青原先生家屏夏邑人乾隆十年
官江西布政使延先生至南昌撰茗華雜記歷代詩話
署前高觀樓之建正在是時詠史詩序之代青原先生
自無疑義惟辛丑進士同榜並無游姓查雍正癸卯二
甲有游紹安者編清人或即鶴洲太
守耶則太守辛丑未殿試矣俟考

南安太守游君鶴洲居其官十六年政簡刑清俗醇民和一日郵

其詠史七言絕句百首示余且誣爲序詠史自陳思王以後人每爲之余以爲非易工在於好學而積理好學不深則於禮樂政刑之源委成敗得失之事故山川草木之祥妖未能洞悉無遺而積理不厚是非邪正更淆然莫辨而徒以私見攻古人之瑕索古人之癥稿未脫手而已如朽株敗蠹之不可近况七言絕句有聲韻束縛其閒傳世行遠所以難也鶴洲與余同舉辛丑進士知其學邃於經尤貫於史凡涑水紫陽深心奧義皆能舉其要而通之以己見跋歷中外手不釋卷合於卜氏仕優則學之旨故其詠史議論醇而奪予正不爲刻覈不爲躋駁典雅豐腴風華掩映視秀水朱氏西河毛氏有過之無不及也而余竊有喜焉南安居庾嶺之陽背負百粵爲吳越上游環山阻溪氣象雄鬱風俗繽紛王文成之經略在焉今遭逢

天子神聖澍雨露足千里禾黍雲委波屬爲太守者以放衙餘閒
含毫吮墨吞吐山川之秀以好學積理發爲詩歌使余得於旬宣
之暇適爲商推而

國家太平之景象從此可覘矣試拄杖而登高觀樓之巔南望千
峯青黛交錯蓬蓬然有白雲翔於其上者其殆鶴洲之吟處耶

擁鼻吟序

漢陽阮子見亭以詩鳴一日過玉峽出其擁鼻吟屬余序擁鼻吟
者漢陽王明府所題以謝安石東山自負語期之也東晉偏安江
左稱賢相必曰茂宏安石然茂宏於逆敦跋扈不能裁抑稱兵犯
闕未聞處置任其殺戮忠良幾危社稷余嘗疑之桓溫梟雄十倍
於敦安石起幕府輔孱主以從容談笑銷其兇醜及草居攝詔則
阻諷求九錫則阻毅然不撓雖黃育之勇無以過卒使大姦憤愧

以死宗社。竄安謂非東山養望時，堅其德守而能若是乎。淝水之捷，人以爲天幸。夫以數百萬拔鞭斷流之衆，一戰而瓦解土崩。此豈獨徼天之幸哉？彼其深謀遠慮，裕於平日，觀朝廷求良將以禦北方，安石舉兒子元爲廣陵刺史，禦寇之策，衝敵之計，必詳爲指授，借絲竹爲娛，靜而不擾，使元得盡其殺敵致果之材。所云處分已了，非大言也。特慎密而人不知耳。且夫玩敵驕兵，必致敗衄。彼符堅者，亦偵知江南朝士風流放誕，游談無實，謂可快於一舉。而不知安石有以驕之也。陽示之弱，以置之滿，則必覆之地。陰養吾銳，以奮其戰，則必克之謀。出其不料，猝遇勁敵，一敗塗地。古稱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安石有焉。彼右軍之勸桓沖之歎，皆若以純盜虛聲之殷浩相擬。嗚乎！是豈足知安石者哉？阮子尙書之文孫，比部之詰嗣，門第不讓王謝，又以才學居幕府，雖間關

涉其詩優柔和婉有東晉人風力德器所到未易量因論安石之事遂書以弁其首

送阮見亭遊蜀序

漢陽阮子。櫟舟章水之濱。將歸省母。遂爲西川幕府。遊其友張子曰壯哉此遊。阮子之學。於是乎將適於用矣。今夫幕府者。天下磨鍊人材之地也。士抱魁奇材。貫弗古今之學。思見用於世。試官矩矱不足爲束縛。又不屑抱殘穿蝨。疲其精神於無用之所。於是出之幕府。爲人佐理。借其出號。施令。紆生平裕國足民之學。陰以見用於天下。當夫犯霜露。冒寒暑。出入蛟龍虎豹。崎嶇而後達。旣荷禮遇。思竭報効。剴心忱胃。管禿席敝。以求理之當事之合。蓋亦勞且苦矣。及智謀濟涌。中乎機宜。揮灑如意。熟而巧生焉。進則可以坐言者起行。退亦稱鉅手通材。爲天下倚仗。故幕府失其人。雖豪

傑經營而不足幕府得其佐雖庸材安鎮而有餘吾故曰磨鍊人
材之地也西川古節相所迴翔人以登幕府爲榮然南詔吐蕃素
苦邊釁今

天子神聖文武奉天討罪削平兩金川歸我圖籍軍興甫定大吏
籌善後事需佐理甚急士樂以長材自見而阮子之遊適際其時
夫承流宣化勞民勸相者有司之事也坐堂皇召僚屬而謀繪山
川而計嘉謨嘉猷贊密勿而布之大吏之事也若夫撫綏招徠何
以遍耕墾肥确何以較勾稽寬嚴何以濟險阨輕重何以守聲勢
聯絡何以周條分縷晰播之文告以行遠而垂令甲則非幕府不
爲功操三寸柔翰指畫數千里外繕一奏削一牘適如引助者所
欲行又不可窺意旨以爲迎合使令出而俗不驚言贍而事不擾
流順民心而無束濕鏗薄之弊責綦重矣抑亦榮矣阮子勉乎哉

司馬德操有言儒生俗吏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所謂識時務者謂其可適於用也是故合乎昔者不可通乎今利乎內者不可施乎外反是膠柱鼓瑟欲速見利必病民而僨事且夫善於用者在度其時乘其勢審其幾而已郢人誤書舉燭而燕相取之以治燕不龜手之藥或裂地而封或不免泝澣統用之所宜異也予嘗論爲幕府之道有三曰靜曰慎曰毅靜則不自亂而識定慎則不自恃而材正毅則不自貶屈而氣直兼此三者則亦何適而不可阮子問關萬里謀滄澗之豐將振尚書比部之遺業以報國者報親必自無悞其用無滯其用始阮子勉乎哉昔杜少陵幕府諸詩洞悉邊務然多羈愁之音阮子當版圖式廓山川和樂收巫峽雪山雲棧之壯氣爲詩必鏗鎗廣大與少陵異曲同工寄余讀之亦以覘阮子之以用爲學矣阮子行乎哉

耿湘門素舫齋詩集序

往余兄甄齋與諸名士賦詩黃鶴樓長沙耿君湘門在座年十歲
眾方繞柱吟君搖筆立就踔厲風發舉座大驚甄齋數爲余言湘
門能余十二歲賦嶽麓六朝松歌君兄憲侯驚歎爲太白復出言
惜子不遇湘門後聞君棄舉子業縛袴褶北走燕東之白下錢塘
詩筒酒椀常屈其座人羣曰是楚豪不可當也憲侯亦別去三十
餘年不相聞而天下耳中意中皆愴怳欲遇湘門余自京師歸大
雪登黃鶴樓望山川蒼莽思得一奇偉非常之人相與呼酒賦詩
以當之不可得而湘門方以詩雄於嶺南新安汪先生筠川武林
杭先生董浦皆與君交深君又交嶺南何先生西池陳君祝三馮
君箕村詩箋碑板照耀海嶠零紕斷墨得者藏弄爲榮甄齋至嶺
南與君唱酬最密時君已浮家海上甄齋歸言湘門甚思見弟也

又言君居幕府數畫奇策中民瘼高州山瘠不可治大吏以報
多課最邑浮報四萬餘畝君力持之會

朝廷下朱文恪公遺疏議得核除君大喜按冊立刪一萬餘畝
者有難色君聲淚俱下議上竟報可而君亦投筆歸又言君近事
鹽筴出心計贏萬餘金急友難揮斥過半更大折閱橐垂盡君浩
歌不輟予今年來嶺南甄齋與憲侯先後下世君亦垂垂老矣余
急欲見君君方臥病謝客闔人執刺辭忽聞余至狂喜呼長君迎
余素舫齋兩童舁君出乘燭望顏色執手且嗚咽曰不圖晚年得
見子也自是日數次至把酒擊鉢因得盡讀君生平詩君以詩書
爲嘉穀以山川爲性情以朋友爲心膂羊城嶺海雄濶尉陀陸賈
之遺墟五子三家之流韻珍花怪石雲蒸霞靄君樂而安之枕櫛
作齋皮書萬卷以著述自娛其詩標舉風會俯仰身世鯨喙鼉擲

橫絕一時兼有杜韓蘇陸之長時何陳二君皆歿君與箕村交余攜家具買舟泛珠江登越王臺君坐籃輿負養和以從輒遊輒讀君詩不釋手獨怪君五十年前使屈首場屋材華經濟如錐出囊必能吐其奇立功名萬里外乃奔走衣食浮沉嶺嶠數十年以寓公老徒發爲詩歌則何也然使君僅博一第其詩未必如此工天不幸使君懷才負氣侘僚抑鬱以老又幸而付之以才幻之以境使魁閎輪囷之氣蓬鬱畢發金精珠光不可磨滅天下不得見君者讀君之詩如虎豹在山蛟龍在淵隱然有奇偉非常之想於嶺南嶠北間嗚呼此則君之詩所以工也余交天下賢豪多而眞摯伉爽無逾君將北歸君贈余長句數千言愧不敢當私幸吾楚豪如君尙在以得見誇鄉人又自快酒闌夜歸寓海風吹樓柱欲折急雨屋瓦澎湃起索燭作艸離合之感雜沓中來序訂交序賦別

而已稿不足存也

蔡芷衫詩集序

眞州施子鐵如庚辰辛巳間與余論詩都下倡復古之學四顧寥然施子語余金陵蔡子芷衫能銘諸心者二十餘年今秋客心內臥病道觀忽奴子報有小舟破浪自武昌渡江入門投刺則蔡子也捉手狂喜至不能出一語天使余交施子又二十年並交蔡子雖垂老飄零可無恨自後往還甚密得盡讀蔡子詩遠紹風騷下囊開寶含咀英華而遺其糟粕余交大江南北賢豪能其才而心折服惟施子今又得蔡子也蔡子先世觀察公以詩文主四方珠玉敦盤之會祖甘泉先生雄起白下春州堂集壓顧紀二公之上至今□□風雅海內名流往往能道之蔡子抱先人清芬又得聞望溪方先生緒論以袁簡齋爲師陳古愚方子雲張春江汪□

□楊蓉裳爲友切劘討論而其胷中灑灑噩噩獨得二水三山之
光氣含毫邈然穆如淵如深雄而秀靜而和雖有祖德父書
之感棖觸於中而旋即掃豁詩境如白雲流水飛鴻遠音又如南
山鼓琴木葉微脫在□□□必傳於千古非余一人之言施子之
言亦千古之公言也顧蔡子負不可一世之才年五十餘猶困於
有司衣食奔走抱一編於荒江老屋間世之搔頭弄粉者望而卻
走蔡子亦唾棄之顧惓惓於余與施子余常與施子言吾輩榮瘁
升沉皆可聽之天命惟大古人大山川大師友闕一不可至詩之
造詣爭衡千古真有世代不能降富貴不能驕貧賤不能移威武
不能誑蔡子皆得之然則必如何而後爲得志也哉昔高達夫以
封邱尉與少陵太白論交吹麴酒酣高歌旁若無人余登其地輒
念施子今老多病而行役未已雪銷後行別蔡子未知明年過長

安見施子否。三人踪跡未。知何日復合。如吹臺勝會。否。然余輩
合不具論。惟以千古相屬。海水瀕洞。山林杳冥。余與施子蔡子
之而已。保之而已。家拭按此篇補刻多錯簡俟訪求芷衫先生詩集原稿校之

健松州堂詩鈔序

吳興戴君覲揚捐館後八年。嗣君聿新。手錄君方桐山宮保幕府
所作詩爲二卷。曰健松州堂詩鈔。將授梓。戴氏文章科第。甲兩浙。
君承世學。益力古學。通世務。經書子史外。凡象緯河渠。刑律算數。
靡不殫洽。工詩古文詞。及詩餘。有聲於庠。桐山宮保撫浙時。招致
幕中。節制畿輔。遂偕行。居保陽十餘年。宮保爲

聖天子股肱重臣。

扈蹕巡狩。及卹災散賑。濟河築堰。席不暇煖。君皆橐筆。從日夜草
奏。立成數萬言。咸中幾務。削尺牘。善寫人胸臆。宮保倚爲重君。爲

人坦易不立崖岸人樂親之大司寇英公尤器君才君與官保晨夕唱酬外所歷山川景物與會有感悉寫之吟咏俯仰身世激昂磊落如水出峽如種出土而一歸於和平泯然無迹蓋漆園叟所稱杜德機也余嘗謂古今人材多出幕府自應劉陳阮後顏謝鮑庾唐之少陵義山牧之宋之歐陽蘇陸其尤著者士抱不世才奇於數既不能屈首場屋就有司繩尺又不甘槁項黃馘抱一經死牖下於是旅食四方借篋奏牘檄以抒其汲古經世之學而生平沉鬱蒼涼之氣則時時跌宕於詩歌余往來南北幕府三十餘年見奇材恆夥益自信此言爲至論然自古方面大吏恆自辟幕職多緣是登清要而今之翺翔庾蓮者亦往往取科第以去獨君屢擯有司人賞爲饒州掾又以微瑕落職雖其才官保知之司寇英公知之中丞揆公知之卒賁志歿江上王荆公銘許深甫云有拔

而起莫擠而止嗚乎誰或使之豈非天耶天使士抱不世才而浮
沉終老則何也余與君訂交玉峽道中量移豫章君居揆公幕往
來論文尤洽余子爲君門墾事新佐余粵署四年兩家患難相依
展君詩卷警效如接而宿艸已不可識又惜君之材既不用於世
更促其年其所傳亦僅止於是也書此時老淚爲之一頽云

秦雲湖詩集序

乾隆丁酉初春余滯羊城同里秦熙園自新甯來出其尊甫雲湖
君詩集乞序蓋距君羊城之歿二十年矣先是君歿旅次熙園衰
經徒跣捧君遺集泣而正諸椒園沈先生先生時主粵秀講席慨
然遍告當事贖金購喪歸湘并點定詩若干首使授梓熙園扶襯
匆遽未遑也去冬熙園來新甯周南莊明府幕明府愛君詩愆息
熙園開雕今春將葢事嗚乎君績學多聞富著述困諸生浮沉幕

府幾六十年卒以客死所作亦不自收拾僅存此卷於蠹次鼠跡之餘又二十年始得出而問世天之厄才人往往若是是不可解也然虞仲翔謫海濱悲青蠅弔客思得一知己不憾君之詩椒園先生點定於前明府襄梓於後熙園又藉二公之力以成君志天旣於粵東困君死卒旋粵京昌君詩使君之精神猶炯炯然與禺山珠江相感觸文章有神交有道君之視古人爲何如也余與君爲羣紀交自辛酉冬樽酒論文後南北聲相望願未得晨夕切剝爲憾今以衰白之年獲見君詩傳於粵二公之義與熙園之孝備書之亦藉以報亡友於地下已夫

芳草園詩集序

越州吳君檢堂承其尊甫水雲先生之學工於詩兼工六書先生以詩畫居公卿幕府檢堂歲走省燕齊秦豫所至輒與其賢豪交

余之交先生自豫章始嗣與先生先後客粵檢堂數往來嶺上交益密越中吳氏能詩者樸庭父子椽邨兄弟余皆得交何吳氏之多才也檢堂淵靜沉毅博通世務以持籌佐家計嘗乘海舶衝鯨浪六千里泊黑水洋對月長歌有逍遙汗漫之想作乘風破浪圖自快客粵中登白雲山尋蒲澗攀羅浮轉憩韓山又泝牂牁至潯州穿白石巖洞游益邃詩益富而先生自別余梅關歸鑑湖卽不出教孫以詩畫春秋佳月策杖尋雲門禹穴腕顏玉色怡然忘老檢堂每一歸省仍出游今年至粵刊先生詩集附以己詩曰芳艸園集古白華詩言孝子之以潔白養東哲補之曰白華朱萼曰如磨如錯其補南陔詩曰厥艸油油曰言采其蘭而喻以清波趁汨言孝子之以勞爲養以學爲養其性情所寄於艸木間見之先生居山陰道上與蘭亭僅里許爲昔賢風雅觴咏之所艸木猶馨其

詩溫潤典腴有蕙蕙舊情之致檢堂雖豪游南北多弔古懷人之
什而眷戀庭闈與東野寸艸春暉藹然同意時時流露言外世之
讀是集者知先生父子不家食涉大川以謀之而仍不失大畜利
貞之旨蓋神往於千巖競秀萬壑爭流間矣檢堂歸進白華之養
以余序言正諸先生當更爲舉觴大酬也

吳橡村閩粵詩集序

會稽吳子橡村所著粵遊詩集余於丁酉春出粵時讀而序之嗣
聞吳子客閩轉客粵西又轉羊城顧未得通音訊癸卯余浪跡永
安聞吳子居尙大中丞幕府仲秋北行過羊城吳子適偕中丞自
棘闌出邂逅江澹如寓驚喜淚下匆匆話別余亦揚帆行別時手
授一編則吳子閩粵近詩也舟中讀之如相與銜盃折聖於江聲
月影間吳子之詩超心鍊冶而出以渾脫格高調雅馳騁漢唐副

會折衷備極文質信乎用功深者收名必遠矣余與吳子別且八
年飢驅吳越淮漢偶有所作旋自棄擲不足爲吳子驂靳讀此益
媿吳子獨歎吳子積學篤行八年相見道德之氣睟乎有容天使
得執鐘鐸鳴正聲於當世詩教未必不益爲不變顧乃提敗篋鬱
鬱蛇風蜃雨之鄉無甯暑蛾眉妬之蠅聲笑之何爲者哉然當其
登釣龍之臺踏金螯之背翱翔八桂攀挹七星兀傲吟席使山靈
海若毅魄豔魂與碧州荒煙互爲奔走歌泣有憑陵千古之概區
區鐘鼎何足以易之天於吳子不可謂不厚也余序金陵芷衫禁
子詩有云吾輩榮瘁升沈皆可聽之天命惟大古人大山川大師
友缺一不可施子鍊如驚服爲曠論余遇與吳子同而學不逮辱
吳子見質勉效參訂寄吳子但使自今八年後更八年更數十年
每見必出奇相賞吳子之詩將與宇內山川爲囊括是編烏足以

盡吳子。

裴慎齋琴餘艸序

乾隆辛亥冬，慎齋裴子自大梁旋里，壬子春，余亦自蓼城歸，主講澧陽。裴子訪余，出其琴餘艸十九篇見示，沉酣經史，出入秦漢唐宋八家，我用我法，神與古會，渾灑流轉，鬱怒適繁，余讀而心醉焉。昔陳黃門稱徐昌穀詩，所存無多，短章片語，悉是連城是也。余嘗謂吾輩風雨孤燈，研鑽數十年，稍得緇一綬，思可展夙負，顧俯首低眉，挽馬搥，隨老革而貪者，浚之忌者，排之暴者，甚至欲殺之，吁亦危矣！然而貪者不能攫吾胸中之書，忌者不能奪吾手中之管，暴者不能飄散吾天地山川所賦之氣魄，若曹如飛蓬，輕盪渺無蹤影，而吾輩積諸篋衍者，猶長懸天地間，可以復古，可以傳世，可以娛老。此余讀裴子文感喟交集，又躍以喜也。余長裴子三歲老。

病因循心源幾同廢并無能爲裴子役裴子精神滿腹譚藝發衰
不休曷繼十九篇而張大之杜少陵云老去詩篇渾漫與漫與者
言隨吾化工而不以力與其間裴子之文幾於道矣固吾所樂窺
其全者也

漆曙橋遊草序

南昌漆子曙橋績學工詩文不得志於有司提書籠壯游四方嘗
游嶺南數以詩驚座上客與余門人劉質田明府爲石交赴其招
則又游楚平生以朋友爲性命經籍爲寢饋其詩直抒胸臆不受
古人束縛雄刻深秀而身世之感未嘗不流露於酒闌燈地朋筵
聯禱時令讀者反覆纏綿不能已莊叟所謂搜甯摯而後成者也
余獨嘆曙橋之學旣僅以詩名於世若使登名嶽跨大河憑弔古
帝王都會與其間賢豪交縱橫跌宕凌鏢振厲或稍抒其抱負之

奇卽使翱翔瀟湘衡岳間日夕吞吐空濛妍秀之氣高吟低唱亦足兼楚詞琴怨之勝與湘靈瑤瑟互答迺徒於危巖窮微牢籠搜剔白首寒燈荒煙瘦馬對蠻花斄艸以自豪天之位置詩人何爲者然余讀曙橋酬答諸什本直己陳德之教無志微噍殺之音則其學之厚足以真遇得孟子語游以蠶器之旨是又天之曲成其詩之工也余遊豫章最久未得交曙橋今秋曙橋借質田過余昭潭書院論詩竟日出此編誣余推定爲述其詩之善乎游本乎學者歸之質田亦工詩以余言爲何如也

男聲

有泰
如幹

孫啓
豐校

字

紫峴山人文集卷五

湘潭張九鉞度西著

姪孫家棧重刊

序

劉氏家訓彙編序

代

余既擷近代格言有關訓戒者錄爲家訓彙編一書以示子孫而題其首曰易家人之象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初爻以閑有家始上九以有孚威若成之而主中饋禁嗜嗃富家刑家各爻咸備富哉言乎微特齊家卽持身涉世趨吉避凶之道胥不越是矣自顏之推後作家訓者多惟唐柳玘所云人當以德行文章爲根株正直剛毅爲柯葉有根無葉或可俟時有葉無根雖膏雨不能活其言精醇包括與脩德凝命之旨相發明尤切中後世窮大失居之弊史稱柳氏家法爲唐代第一有以也顧言之深遠者後學未

易曉或僅舉大要而立教之詳未及無所據爲程式於是取格言中振世教正人心敦孝友嚴闡範謹交遊慎葬地及蒙養讀書作文游藝之法雖觴政之微不遺焉質而有味淺而易曉如振木鐸如聞晨鐘使之循條逐節提撕驚覺毋爲驚世駭俗之行循循規矩跬步不越卽立朝居官未始不可由此立其範正其趨焉語曰涓涓不息流爲江河又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吁可不慎歟然非獨爲吾子吾孫訓也古者家塾黨庠術序皆曰小學周禮族師以法戒訓族之子弟使讀邦憲教其睦婣任卹吾族多天性純厚可與爲善之人惟恐或囿于方隅之見或滄于世俗之變教之必自小學始雖研求六經講明儒學涉獵諸史尙須層累而上以底于大成而是編卽日用行習之常嚴爲程式保其眞醇防其縱逸卽易有物有恆柳氏培養根株之法能奉爲率由進可以德業文章

出爲世用卽爲善於鄉亦可潔身寡過睦族敦倫使世有德門仁里之稱族師讀邦瀛之教其在斯乎建宗祠旣成爰授之梓并爲吾族之子弟訓焉

六都張氏族譜序 丙午

吾張氏自揮主祀弧星受姓後蕃衍天下出清河高陽等十四望族代遠年湮世系分合俱無可考修譜者斷自遷居之祖始湘潭有六都張五都張今杭州司馬顧堂四婣之族明永樂閒始祖朝欽公由江西安福遷湘潭九世工部嘉言公以科第起家族益大皆環落筆渡以居余家則自道廣公元末由山東卽墨遷襄陽曾祖君爵公都督衡永

國初遂居湘潭花橋爲五都張故人以舊張新張稱之
聖朝承平百餘年兩家門才競爽鳧藻景運甲第簪纓相望懿戚

世好往來最密，其行輩參差不齊，無能強合。乾隆己亥，顧堂尊輩孝州星門諸君暨顧堂弟禮耕據康熙丙子舊譜而新之，采輯編補，既有倫有要矣。閱數年，顧堂於董修海塘之暇，重加證正。今秋自海甯郵書雒陽講院，以譜序誣余，其體製首世系次世傳次士行次女行次爵秩次祠圖次祠規及祠祭儀注，而以虎形山墓田祭儀終焉。蓋以史志例行之，謹嚴該括有條而不紊，余讀而歎曰：盛矣備矣！是足爲修譜者取則矣。夫譜之設，猶周官小史奠繫世族，族師書孝悌睦婣遺意，禮曰尊祖敬宗，敬宗故收族，收之云者，引而近之，教而安之之謂。余任南豐時，奉

旨允中丞請清查祠堂族譜，南豐故多大族，余悉刪其譜之遠牽往牒淆亂本支及矜侈躋駁者，著爲式，亦本史法謹嚴該括之意。今顧堂具編實獲我心，自新訂譜行家克明于禮法禋祀之相承。

儀文之相糾，酒食之相洽，有無之相通，親疏必辨，貧富無耀，收族
人之心，使相保相愛，期於德行道藝之歸，雖百世不易可也。

國朝家乘，首推商邱宋氏，皆出漫堂冢宰。守吳時，手訂頌堂，以恭
儉慈惠居官。其在塘工時，焚榘，煖鐵羅于左，匠作舂鍤紛于右，鯨
波虎沙，鼙鼓邪許之聲，日雜。還而濡毫剪燭，編葺不倦。九郎君壺
山，又能珥筆承明之廬，語曰：子孫才族將大，吾知頌堂一支勤修
于家，効忠于

朝，著名于史。嶽嶽觥觥，未有艾，僅茲譜乎哉。時丙午孟冬，書於東
都周南書院。

桂陽周氏族譜序

南陽太守桂陽玉圃周公，由宛寓書，以族譜誣爲序。余讀而歎曰：
懋哉！政治之本在是矣。易稱一家正而國定，禮自親親尊祖敬宗。

收族推之。至於愛百姓，刑罰中，庶民安，始乎仁，親終乎仁，民蓋若是乎？其鉅且重也。自太宗、小宗之法廢，唐宋以來，譜牒繁興，然皆以門第攀援誇大，無裨教化。余獨愛蘇老泉作族譜自序，以爲觀之者孝弟之心油然而生，而其族譜亭記則以化鄉人立論。而凡國邑鄉里庠學視此焉。所云積之有本末，施之有次第，合乎先王化民成俗之旨，蓋若是乎深且遠也。吾楚桂陽周氏，宋甯宗時自廬陵遷來，忠厚醇樸，含毓山川之秀，式蕃且衍。見元程雪樓先生慶源圖序及明金文靖公族譜序，嗣後有嘉靖萬曆之修。

國朝有雍正乙卯之修，今又歷六十餘年矣。族愈大，系愈繁，公懼其久而漸佚也，急命族之兄弟將支分派別遠近，糾集寄宛親纂輯之。因念屢世儒素，祭產學田皆歉薄，悉捐俸增益之，以潔粢盛而教子弟。族之嫗孀無依者，分產以勵其節，絕世無繼者，立嗣以

綿其代擇老成以經理之藹然仁厚之懷溢乎族譜之外蓋若是乎周且詳也公以名孝廉出宰中州所至以立學與教救苗起瘡培養元氣爲務余咨中州久識之詳

天子嘉公治行特拜大郡重倚毗軍興蠶午之餘猶能汲汲焉敬宗收族竭心力以經營之南陽風俗淳古漢以來多世家大族召杜劉羊之教化在焉語云上行下效樹之風聲各敦禮讓必自太守之修譜倡其始昔宋錢公輔作范文正公義田記援親親仁民愛物之訓以高其義余故序公茲譜不欲爲奠繫世族常語特標公學術之正大積之有本末行之有次第以風諸有位將使膺高爵享厚祿止知自肥於本源一體之休戚漠不關其心者憬然感悟則由家而邑而郡而省而天下由修譜而睦族而化其鄉人風淳俗美佐我

國家郵隆上治孰謂先王化民成俗之善政不可復見於今日哉。若夫紀敘之簡而有要質而得體特公文字之緒餘其大者不在是讀斯譜者當遐思而深感焉也。

前溪劉氏重脩族譜序

代淑菴太守

吾劉氏派源於吉州安成前溪沿沛分而爲塘廣大社二派派各有譜代遠年遐率散佚殘缺至

國朝康熙壬寅三派之族祖天錫天寵永正公等合而增脩之曰前溪劉氏總譜仍本歐陽文忠世系圖法以五世爲一系五世之祖復揭於上以統下至九世又自九世揭而系之以至數十百世皆可類推視他姓譜爲善焉自壬寅至今又六十餘年矣雲祚蕃衍散處數倍於前族人某懼其遠而無紀也迺增而新之走三千餘里問序於余余爲沿沛派□十□世孫育子理公遷武岡今□

世按圖綴之而上溯評事長史無支無漏心竊喜焉既爲釐定使歸語族人曰譜之設非徒誇門第蓋使明於尊卑長幼之分無滯於時代無間於遠近相保相愛期於德行道藝之歸猶厲禮族師遺意也遭逢

聖朝輕徭薄賦休養生息吾族人世居者樂其業他徙者莫其所皆得依山清水秀之鄉以長其子孫當思所以報

國恩繼祖志勉爲孝子順孫焉勉爲賢婦淑女焉業文章者毋爲詭僻乖盪焉習農工者毋爲些窳媮生焉勤輸將以免催科力耕稼以奉祭祀習禮讓以免爭訟雖數十世數千百世如聚於烝嘗間則譜所係不甚重乎余通籍後內筦度支出典大郡及掌簿書迄無甯晷每思前溪山水之盛如在夢寐當以便道謁評事長史之祠與族之長老子孫黃雞白酒此九天倫之樂事也昔杜少陵

過從孫濟宅詩忠厚悱惻論詩者稱得長老垂訓之要余尤愛其勿以外猜嫌同姓古所敦二語願與吾族人共勗之而已

陳氏續譜序

吾邑城北二都長岡蜿蜒清溪中貫良田美稼接畛連畦文學陳君極樓自湘河口來三世居之稱仁里焉今年冬陳君至余講院以續脩族譜誼爲序按君族自唐江州義門後派系繁衍散居西吳郡縣遐哉勢如無從考据其自豐城遷居楚南茶陵者爲前明洪武進士端州太守謙公其子哲公孚公始遷居湘潭謙公塚墓在茶陵湮沒已久無可指其處此譜之所由以哲孚二公爲始也哲公以員外郎居湘邑湘河口孚公居邑劍峯五代系絕而哲公後亦有移居劍峯者人丁星散於是哲公後裔員外郎近泉公慶之始合湘河口劍峯兩派紀於帙卽今族譜之權輿也近泉公所

脩譜兵燹疊遭未付剗劂又三燬於火入

國朝來今閱十九代矣居遠則冠昏喪祭無以聯派繁則名字生歿無以晰事闕則德行道藝鄉貢選舉無以表見爲激勸又不僅魯魚亥豕之舛訛此陳君與其族人續修之舉所由日孜孜罔敢佚也夫續譜與續史不同續史患其繁見聞異辭私志野乘真偽雜淆決擇不當多爲垢病續譜又患其簡簡則脫略滲漏罔所依據以爲補苴甚至世遠年湮子孫但知力農爲業椎魯無文荒於紀載僅存若干世虛名於煙雲浩渺中此則天之所爲可爲俯仰慨歎者也余觀近泉公以下數世單傳綿綿延延不絕如縷所脩譜得之煨燼之餘猶完趙璧其間若有鬼神爲之呵護使陳君輩有所憑藉奮其孤心苦志層累而上直溯水源木本謙公以來祖考之精神與子孫之命脈流通貫注炯然歷劫常新天於哲公一

家橘洲兄時文序

家兄橘洲先生論文以神骨爲主而才與氣次之太華三峯蒼蒼
森鬱雲雨蓊浮滋潤萬里層潭重淵攬不盈鏡江海吞吐魚龍百
變神骨既具才與氣有不得外也於制藝宗宿震川先生一編摩
掌演紙屢易不倦諸兄弟較課以才氣爭逐獨兄淵淵然望之
如山嶽不可撼焉小試每前列諸學士重其文以古大家相勗兄
益披帷搜討穿穴經史唐宋諸家文益蒼老醇樸余九歲操觚從

兄遊最愛余筆致。余時未知窺兄詣力。每見搆思搨管沈毅不苟。稿成脫手欲流舉以問。兄領之而已。壬子乙卯薦魁被落。乃爲流暢汪洋以合程鵠丙辰丁巳連掇科第。外間標舉揣摩。兄笑而不受也。兄官翰林。余肄業成均。風雪紙窗挑燈嚼苦齏。討論往復。余雍試藁出。兄輒稱善。丹黃稠疊。及國子先生評出印合。則又謹飲相樂。而兄文愈澹愈濃。愈樸愈腴。如絕塵軼影。心愕手返而不逮也。兄取文不拘一格。典試秦粵。分校春秋闈。得人最盛。司業三年。苦心甄拔。賞隲出諸先生。意表初相駭。反覆玩味。共歎服。其人亦連取科第。以去。兄文名滿天下。學者歸之如流水。然以古雅典厚。不詭時流相合。則生平宗旨也。甲戌銜恤歸。與余詩文商確。竟夕不寐。出篋衍制藝授余曰。余文不下千首。縱橫腴美不錄。稍存其樸質者。子爲我抉擇焉。余荒落鴛鴦屢躑場屋。心益短。於兄無能。

爲役顧竊緒論追隨海內壇坫二十餘年見奇人杰士奮發蓄積
傾箱倒篋亦或舍夷就險駕空出曠奔走一世敦盤然如春花爛
漫轉眼蕭瑟不足寓目因歎落華見寶剝膚存液千古不朽必非
常事塗飾者可任乃校讀卒業勸兄授梓天下後世或有嗜兄文
如兄嗜震川文者知余言非噤音也乾隆戊寅季秋

壽萱錄序

詩見歸湘集

當湖宰宗姪顧堂哀其母石太孺人七袞介壽詩文自名卿鉅儒
及士民戚族爲十卷曰壽萱錄顧堂之言曰吾家曾祖母馬太孺
人以節孝荷

旌後不數年吾父相繼見背吾母年三十四歲而矢志伶仃艱阨
倍於曩時今三十六年呱呱之孤已成立子子之傳已繁衍力行
誦陋荷懿訓得忝一命遂迎養母以

覃恩愛七品封私幸老福且未艾願吾母苦節以稍格年例未得與旌典天下孰知吾母以節獲壽者其夙夜報德之私慙然未盡也故敢附鴻文以不朽使吾母之節不得顯於貞珉猶幸播諸彤管某心庶稍瘳又曰某之爲此也非侈設章之盛以炫閭里紀其實而已事不避忌諱詞不嫌酸辛四方以言來寵者不下二千餘首稍涉於夸不錄錄其徵信者每諷以佐觴母輒爲領頤而某退食展卷紬繹茹荼之苦驚育之恩感從中來未嘗不盪然流涕諸先生君子德也宜何如報將授諸梓示諸子孫請以質之長者余聞而臆之古者閭史紀年女史紀行無介壽之文壽母之名僅見魯頌劉向列女傳詳臚節孝事漢唐以下發抒詩文者尤夥獨不載壽章而仁人孝子不敢私美其親恆藉祝嘏之辭以揚壺範亦鄉飲酒禮乞言先生君子意也若太孺人節孝事屢千百言難罄

天以厚福報之固不在合例旌表爲榮亦不藉尋常燕喜之辭爲頌惟是太孺人生平冰蘖苦衷祇堪自喻者顧堂以報

國報親瞻睽無已之心仰而承之感見是錄中讀之慈孝之心油然而生卽作更生列傳視之奚不可也猶記乙丑冬余

廷試歸登其堂姑婦熒熒一燈對泣顧堂纔數歲耳悲鵲啼烏見之泣然而讀書聲與軋車相聞余出語人吾宗後必大今太孺人享高齡食祿糈懿聲播於海宇顧堂又以忠信獲善頌善禱之文以顯其親兼慰吾兄於地下使馬太孺人盡教越兩葉而彌盛此尤余之所肅然起敬懼然載筆者也曹植之頌萱花曰旣舉且貞顧堂子若孫其寶守之毋替

醫方纂要序

予前年病痼揚州揚之醫以鮮衣怒馬惑人中茫然無所有取輿

金爲利而已去夏至宣州病復作延至仲秋臥夏口道觀中門人
黃安黃令言其鄉崇仁楊君偉才善延之胗治君亟投大劑扶陽
氣驅陰邪不一旬而霍然不匝月則食且倍常步履如飛矣既心
重君之學晨夕往來尤治叩其藏淵淵然五聲六氣之微六候九
度之變如以肉貫弗以輓轉水聽之娓娓不倦君乃出其所鈔醫
方纂要示予分傷寒雜病女科幼科痘疹脈訣本草局方八種爲
八帙綱舉目張取精多而用物宏復以平日所窺古人精奧發明
其下毋偏毋矯毋躡駁毋穿鑿使人展卷瞭然信乎用功深者收
名必遠矣君崇仁望族少習舉子業家有掇巍科登仕版者君屢
擯有司棄而服賈夏口常折閱痛其地庸醫殺人如芥迺發憤研
覃於內經精旨穿穴於金匱玉函以下書灑乎有得於奇疑諸症
洞中癥結活人無算性和而介幅巾白裕日往來漢沔問貧窶者

延之必至或不索藥值惟以權貴駟騫人者拒不往歸則焚香
煮茗與琴客奕叟窮超超元詣而一通之於醫蓋君儒者也昔陸
宣公家居見名醫方必自鈔錄范石湖先生亦鈔藥方至數十卷
古賢相以醫爲活人之一端儒者所必事而世之以輕心掉之者
率其褊性畸寒畸熱三斛火一壺冰之譏雖名手不免以君纂要
一書視之其敬慎詳密不欲以一字誤當時後世用心之厚薄爲
何如耶君工詩性情流露動中唐人規矩余爲點定成帙醫活人
之書也請君先詩粹以行世使天下知吾輩根本之學無施不可
非徒恃長桑之幻術以網利媒名醫學其庶幾有瘳乎

男聲

有泰
如裕

孫啓

字
沃

豐校字

紫觀山人文集卷六

湘潭張九誠度西著

姪孫家斌重刊

傳

陳桃文先生傳

陳先生諱之駉字桃文長沙攸縣人。生時有鬼夜呼其名於學使者門。連呼會元狀元。學使者急命吏遍查試籍無其名。顧吏曰：志之弱冠，穎悟如神，一目十行。下家貧不能鬻書，聞湘中某氏以藏書雄乞爲檢鈔，不索值數月而盡讀所藏書，皆默識。曰：吾終身不鬻書矣。年十九出應試，學使者悉前事，尤奇其文，曰：得毋鬼呼駉耶。然先生得元十餘次矣，已而皆落去。毘陵學士潘公宗洛者，江南名進士也，視學楚南，耳先生名，見文駭，未會有置第一。翼日集諸生於庭，出先生卷，颺言：此真秦漢文也。先生執卷詣案前，曰：某

文薄蒙甄拔甚愧評隲甚過當但某句出某書宜讀某句宜指
誤處眾失色潘公起離席揖曰某七科第早汲古淺幸教我取案
上筆令改正更對諸生朗誦稱善人直先生尤以是多公虛懷云
先生既屢黜文益高益嗜讀書嘗寓省城華光廟華光神俗稱主
文試事試之前三日士紛紛持牲醴踴膺牲血石上流地凝五
寸許环玦雜遝搖籤聲若砉然又有銜腐骨董物者賣傀儡者泥
牛繭虎者提笄櫛囊脫脂粉箴管篋者攤錢者偃師戲者往來足
不支先生執史記危坐如深山中吟誦不輟嘗欲闡三禮精旨融
貫紫陽勉齋之說爲一書苦小室暑蒸灼借人池上魚梁覆艸蓬
坐其中納涼風臨清漪浩然有得狂喜拍膝大叫幾墮池水每思
經中疑難周院落行或跋躡山徑溪橋以指畫肚忽憂忽喜見者
莫測何事家人呼之食不顧或竟大怒罷食其後潘公以御史中

丞開府楚南先生亦垂垂老矣迎之不至予之金不受竟以明經終先生之學邀於諸經尤長三禮恣睢於諸史百家爲文每樹一義天造地設陽開陰闔疑有鬼神呵助非人力同作者舌撝不敢下亦相與鑿而安之聞有經解若干卷古文若干卷詩賦若干卷時藝若干卷後嗣不能收弄盡散佚吾邑門人關維夏梓其時藝百餘首今行

張九鉞曰異哉先生之僅以明經終也鼎也不可使柱車虎也不可使守閭昌黎子言之矣天旣生斯材而必欲使命與相妨焉何也李賀召賦白玉樓出唐人小說若夫文昌主試天上開科乃傳奇家游戲耳豈有是理乎厄其運者必昌其文嗚乎其所傳者又止於是而已悲夫

施溫卿傳

君諱萬玉字溫卿一字咸瑜戴椅曰施氏世爲泉州晉江人

國初靖海將軍名琅者以舟師克臺灣功第一世襲一等靖海侯其後材官蹶張起大僚者相望也而君獨以文章名豈不奇哉君爲弟子員試雄其曹學使新建周公拔乙科貢太學閩人畏死而重去其鄉君族叔守備君獨慷慨趣君行守備君嘗渡海遇風海童千餘赤體被髮攀船舷將覆君拔所佩刀左右斫大呼媽祖始盡舟獲全後以小誤落職者也君至京師試禮部上等名益噪戴椅者亦自江南休甯來與君俱居上舍兩君皆淵博辨彞器字畫眞蹟紙窗幾几焚香滌硯望之如神仙中人君文有根柢厚力饒古澁又澹秀無俗氣能閣大老有贈君聯句文徑可開蜀道俗情與前篇溝者人以爲定評楷法在大令率更閒碑版練素索者無虛日大司成補取崔公九器之君每述恭襄侯海上戰討事未嘗

而戴椅益落托走湖北學使者幕中尋歸江南

明按察司副使劉公傳

明神宗季廬陵按察副使劉公冠南初名熠字文光先世玉仕宋爲祭酒祀鄉賢子俊與弟洙佐文信國起兵戰死祀信國祠傳至公父斯立有隱德公舉萬曆癸酉鄉試筮仕得合州守降松江府檢校遷黃安令再補交河令擢南京工部都水司郎中提督鹽課俸滿出知貴陽府以苗警加按察司副使銜移知平越府事合州歲供內鍛大木奸商據爲利傷民公令民自採未三月木爭集商賂直指喉掬狀語侵公州民千餘大噪直指庭直指以聞公被逮曾州民走籲闕臺諫交章救公神宗改容切責直指僅謫公檢校爲黃安令擒大盜張象餘黨鼠山谷有王維者素驍勇公誘出投隊長維感泣縛餘賊出歲歉民流散公請撫臣閩南米借賑

撫難之公曰劉某以一官活萬人有事願殉之民賴以活守交河
上官以盜爲公公遣卒往爲賊殺佯不聞明日賊二人訟一倡偵
公動靜公疑其貌屏人詰倡曰某所遣某飲某所令安在倡大驚
曰公安知此二人實渠魁也公遽擒二人入得其巢穴馳馬去盡
縛之歸提督蘆政江南陵寢歲費數十萬蘆課而沿江二千里洲
爲盜侵奔竄劫殺人以致課不充公鋤大奸王履極十人盡返侵
地誠意伯劉世延者尤兇悍奪江浦六合洲數千畝挾公責民課
二十餘萬公叱之世延恨次骨誣奏公隱課時倭寇告警世延僞
揭勸王榜謂宗社危在旦夕招納亡命造竹燭石子鉄彈軍器南
都人洵公以其隱惡上聞神宗震怒下鎮撫司獄成遠邊兩都
人始帖然公復陳蘆政五事一曰明經制二曰正疆界三曰時滿
丈四曰嚴徵解五曰重事權俱報可公以副使知平越討東西路

苗時播州未平，貴銅平阡，盜起鉤連紅苗水銀苗，窺貴陽巡撫郭子章檄布政使趙健討西路，公討東路，公曰：是將殺傷過半，人命可慘，請限一月撫之，郭不許，而以總兵陳璘益其軍，苗人聞公來，相慶曰：劉活佛至，某願受撫，公單騎詣寨，璘以兵五百繼，公後，公麾之峒外寨。

以下略

贈按察司僉事陵川令李公殉節傳

順治初年，陵川有殉節邑令曰李公，陵川城彈丸，踞太行頂，石會關，奪火鎮，卽古孟門，白陘，銜一綫，扼三河，腰膂天下有事，凡批

元擣虛以爭大勢者皆由叛奪隘道出入田悅所謂腹中眼險不
小明季流賊破砦入晉焚掠最慘公至兵燹甫定招徠撫綏悉心
需畫民恃以安未幾大同降將姜瓖叛三晉騷動將由邑隘道窺
山東至城下招公降公立敵樓叱罵曰爾釜底游魂

天子貰爾罪仍授節鉞何負於爾而背恩反爾肉行且餒狗鼠鴟
鷂爾何敢越吾境吾卽爲厲鬼必剉爾太行坂下賊叛後守土皆
望風逃獨公嬰城抗罵氣稍奪且恣圍益急城經喪亂不固竟陷
賊執公甘言誘降公厲不絕口遂遇害公妻王氏知城必陷先二
日率二女一婢同縊死署後堂而

王師已從潼關渡河進勦大同賊悉其黨迎戰平陽盡殲焉逆瓖
伏誅公以弱書生守危城倉卒遇變手無寸鐵赫然奉威靈憤報
其罪甘蹈白刃使叛帥計沮膽慙不敢出隘道窺山東一步城雖

誓失。

王誅速成流渝大鴻次捍障功與全城等公死後八年

朝廷始聞其事贈公推僕使僉事妻恭人二女皆有卹祀公名宦祠蔭一子入國子監讀書公諱向禹奉天鐵嶺貢生

湘潭張九鉞曰明季澤潞副使王學士禦陵川流賊陷陣死其裨將董時增甯朝解陳承業張承寵皆殉之見諸史

國朝定鼎甫六年而公隻手殉城闔家死難悲夫視前史更烈矣余獨怪公死八年後邠城黃君名燦始上其事豈前之令茲邑者皆泯忍竊祿見義不爲者耶若黃君者可謂勇於義矣書之亦以慰公於地下也

贈總兵烏蒙游擊劉公傳

贈總兵劉公琨字玉麟四川保寧人起行伍以軍功累擢至雲南

東烏營遊擊任繼其劉起元守城烏蒙夷賊祥萬福者舊工知府萬鍾族弟也先是府隸四川萬鍾數擢雲南邊制府鄂文端公擒鞠伏法使萬福父鼎坤襲改隸雲南

朝廷既設東川府流官次及烏蒙授鼎坤守備趣赴

關鼎坤怏怏行密授萬福計使煽諸蠻爲亂未敢發有卒廉其姦告公公密聞起元爲備起元故疏恣叱公曰彼乳臭兒何能爲杖告者而檄萬福使來萬福懼遂族眾反圍府城公聞變解所佩刀與妻張夫人訣出謂起元曰賊初合勢未定三營鎗礮可敵賊標弩毘請以本標兵陷陣公以師繼之賊必潰倘不濟扼城之險具蘭石布渠答以死守之救兵至圍必解起元縮胸無戰意而遊擊汪仁構起元盍撫起元立城上呼祿將軍賊指城上笑嘗毒謾圍益急公唾起元面連罵辱

國奴開門率數十騎大呼赴賊遊擊馬秉倫甯夏人獨從公摧賊於阿堡戶斬首數百級賊稍卻望城上旌旗殊亂而涼山野夷數萬蜂至公遂與秉倫失勢益孤轉戰至鐵爐山小天底次日午斫賊墜崖無數賊弩穿左脇創甚北向再拜泣曰劉起元誤

國臣力竭矣割襟蘸胸血大書石壁上淋漓鮮血透征衣報

國丹心總不移十四字拔刀自刎死賊驚歎羅拜土覆之去起元竟用汪仁諫賄賊貸家口死挾把總楊天階李早發馮志美開門走東川賊乘勢洶奪天階早發志美鬪門死城陷賊攢斫起元仁於荔枝河張夫人聞城將陷冠帔腰帶坐中堂呼女長姑次姑及妾至曰命婦宦女義不可辱以公佩刀示長姑泣長姑亦泣跪夫人前夫人斫其肩仆地次姑亦跪夫人手慄刀及腕落地次姑曰母怖耶自以刀斲死夫人取刀指乳母抱三歲兒謂妾汝好避

去保劉氏脈妾號而抱夫人膝夫人且歎且搯手頸且絕危坐几上妾揮乳母三歲兒去再拜夫人前引刀衝喉死几下長姑名易璋次姑名可璋妾吳氏皆作詩工書四人死同公一日先是鼎坤至

京師陞河南營參將

賜帑萬金大喜過望急諭萬福寢其謀而城已破十五日矣使起元用公策城固無恙公死之八十日

王師平烏蒙磔萬福及鼎坤於市公弟峨號泣求公屍見壁上血詩得於瘞所城陷日賊相戒勿入公署夫人及女妾四屍顏色猶新遂奉棺殯城西門外而乳母是日亦自山箒閒抱三歲兒至眾感泣以爲忠節之報云

天子聞公闔門死事惋悼

詔贈公總兵官妻贈夫人二女妾皆孺人聞三歲小兒在卽襁褓中蔭爲千總

賜錢三千緡遣官護喪還蜀祀於忠烈祠馬乘倫旣失公轉鬪山箭間標貫其頤猶手刺數賊跳崖死亦贈卹如公而楊天階李早發馮志美皆

贈官有差改烏蒙曰昭通府

偃師任天篤九世同居傳

偃師偃生任天篤其家自山西洪洞遷邑之顧城鎮鎮爲成周時緱氏邑故城顧故宇沿譌也其地濱洛川原平衍土厚水深自其四世祖光玉至四世孫瑞豐九世同居僮共爨男婦至一百六十餘口河南巡撫何公裕城以其事聞諸朝

天子嘉悅親灑

宸翰以詩章匾額旌之復

賜錫帛表宅里任氏之盛遂駕唐壽良張氏宋江州陳氏而上之
先是天篤祖開昌生五子俱以力耕讀書爲業開昌欲其勿析居
先試之潛以金二百置麥園中爲士堯士舜所拾以告開昌開昌
佯曰此天賜也汝二人曷分取之二人以子無私蓄堅請開昌
曰是可教矣迺立永不析產議使士堯條爲家訓一曰婚姻爲人
倫之始二曰孝弟爲敦化之原三曰杜私爲正家之要四曰勤儉
爲持家之法博引經書史傳先儒家訓以己意發明之大書刊懸
祠堂中其喪祭遵紫陽家禮不濶僧道而冬至祀始祖立春祀先
祖本程子意兼用邱文莊公累世同居得行立春一祭之禮其訓
婦女尤得易家人受以睽深意請家道之離由婦人田真泣樹繆
彤自搗往事具在令新婦三日廟見後家長召至中堂以媿惡利

害反覆引伸其說俟彼心領神會無間言乃使隨眾婦後視饌佐
雖不率者再教之弗悛暫令反母家給以日供使彼母氏開道俟
愧悟立迎歸新婦入門許用簪珥紵羅廟見次日卽分貯中堂公
厨高識之俟歸甯領用給布衣椎髻操作于棉花紡織隨時變易
備嫁奩貲朔望次日家長坐中堂以孝經女訓訓婦女紉繹其旨
毋憚煩以故婦女毋私饋毋私假毋飾容觀毋適私室毋貪麪粟
羣居交勗禮義年五十始不執役其或不終所天者毋入厨衣食
稍豐以厲節眾婦更番代勞毋怨言女適人者夫死守志毋隳節
其閑子弟之法毋鮮衣怒馬毋越境逐末毋入城市毋傳述時事
毋齒竄偷生材讀外惟令學醫濟人毋索酬不能者則令執本家
自工之業凡陶冶織薄皆予以值毋廢人毋見尊長傲慢毋口斥
人非毋行不讓路其姑室堂居中爲宗祠環以昭穆毋紊婦女由

他道出入毋混行，厨分內外左右，毋踰闕食，先男後女，皆以班序。毋儻越，毋出嚙咤聲，毋嬉笑聲達外，望其莊，雲霞赫，烟火錯，繡牛羊雞犬，日夕自歸，不俟呼叱儼然。朱陳村圖畫也。聞當事詢天篤不析產，故對曰：不忍也。其言較張公藝書忍字義尤大而遠，可以報

國恩，可以培元氣，可以懲頹俗，可以召祥和。余故因天篤所呈家訓冊撮其要作傳，將以示天下後世之閑有家者。

洋和尚傳

洋和尚，南豐瑤埠村人，姓曾氏，名不傳。人以其兩目頗綠，睛頂髮禿，但呼洋和尚云。年十五爲邊將所掠，負軍裝出入塞上，壯遂趨勇雄。其曹能馳驕馬，挽強弩，左右射聞吳三桂叛，南方騷然，潛脫身歸里，聚子弟之壯捷者，陰部勒之，教步武擊刺，尤有智能。料時

變知耿精忠必叛，叛必遣賊由汀州窺南豐，趨江西而金聲桓變。後建昌諸營兵力弱，不可恃，謀築砦保鄉民，先挫賊銳，得三百餘人，椎牛軍山神廟，酒飲血，慷慨諭大義，絲睛光閃閃，眾感泣，怒憤願効死力。仰見神面微醺，眾喜曰：神助我，神助我。軍山者南豐邑之鎮山也，高聳天表，村距山近，多詭嶂奇石，上有天生城橋，可砦。其最險者曰虎頭砦，多石屋，可容千餘人。南僅梯一綫如穴，繼之上，塞一石可限萬夫。足砦兩翼出，可望洋和尚笑曰：天險賜我，賊不足禦也。乃聚糗糧，厲器械，備井竈，陂瀑泉流，指畫戰守計。徙闔村民居其上，寄語城中人，爾第固守，吾必盡剉之。砦下已而賊前鋒果至，先是洋和尚聞江閩間賊計，陷以官作鄉導，及至仰望砦形，獐惡斗絕如虎牙，下闔四壁皆欲攫人，猿猴無敢踰旌幟，鉦鼓殊森嚴。賊既膽驚，雲梯呂公車不可試，砦中飛石標弩如

雨下擊殺賊數百人賊怒毀村屋材薪其下思燔砦而石壁皆舍
泉脈天生滋潤水恆淋漓滴火不能焚賊技窮請其渠曰砦險而
固破不易盍棄之而趨建昌渠曰不可建昌有官兵在吾戰則洋
和尚必躡吾後背腹受敵危矣以一月糧攻之必殘然後西出耳
遂掘塹守之乘間出他村焚掠洋和尚佯與眾曰歌飲俟賊少息
率死士二百餘從他險縋而下直斫賊營砦上婦女各擊銅器助
鉦鼓聲撼天地石泉風樹皆震嘯若萬騎下賊駭懼不知所爲自
踐踏戮之過半洋和尚斬其渠頭大呼鼠輩敢辱吾刃令汝耿逆
戴其頭來旣歸砦謂其眾曰小勝勿驕賊必悉精銳來吾糧僅足
支月餘耳密遣健足賫血詞問道赴省城告急十餘日僞帥李以
大軍繼洋和尚預設伏磨刀渡左崖穴俟賊半渡標弩突發射殺
前隊數將賊駭多墮盱江死氣爲奪指砦切齒罵曰吾不血此砦

臨洋和尚肉喂犬誓不生遂掘長塹築高壘待若糧盡迺屠之洋和尚每出奇計射賊相持三十餘日賊不能動纖毫而江西大營援兵至偽帥迎戰南豐東郊官兵陣稍動洋和尚盡其眾下砦奮力夾斫之賊大敗遁歸汀州南豐以全帥召洋和尚至給牛酒慰勞曰使江西半壁不動者汝功也將奏請

朝予以官洋和尚叩首固辭帥曰義士義士卽百年後汝鄉人當祀之社厚予白金彩繪洋和尚盡散之鄉人葺破廬安生業矣乃日與其徒短衣屨漁釣射獵爲樂春秋佳日擊鮮提瓮登舊砦狂呼酣飲每自詡曰吾能用鄉人逍遙四十餘年歿壽八十鄉人憶帥言塑其像鑿而鎧祀諸社歲旱以簫鼓彩幟昇行墟市中呼曰洋和尚來洋和尚來天果雨

張子曰余令南豐嘗以公事往來砦下周觀形勢問守禦處壯哉

南豐民好義而勇有緩急可用洋和尚能以智謀教之三百人勝
三千人可不謂名將材與保鄉而不居其功又與程靈洗異矣曾
氏處士名章緯者亦奇男子語余洋和尚終身無妻子老猶自製
竹扇易錢沽酒醉作擘窠州書甚怪也

藥師院苦行僧傳

藥師院苦行僧居院五十年人不知其俗姓以其永州音呼永州
老和尚又卽所建亭稱曰複亭師云長七尺餘貌癯而黑少年隨
其父別駕某官蜀中好擊劍任俠父以虧官項繫獄師徒步走南
北輦三千金歸救父護之歸鄉里一日忽棄其妻子入蜀轉徙無
定常爲人報警誅其猾匿跡邊塞上挽鐵弩射生番蠻人聞其嘯
吼聲輒奔去邊帥欲予以官不受能徒手搏虎松潘山中爲害者
殺幾盡一日殺虎嗅刀頭血忽有悟詣峨眉山中伏虎寺落髮爲

僧然恆鬱鬱不樂居聞教眉中峯絕頂有老頭陀年百歲跌坐懸
巖中跣足躡深雪攀天門八十四盤而登至懸巖跌所五體投地
頭陀睨視之笑曰若來耶此山非若安身立命處東走四千里遇
馬祖卽住爲苦行僧可矣師未讀經錄不知馬祖爲何如人以頭
陀言卽縛行騰東下瞿唐穿九谿歷洞庭瀟湘一日至武功山遇
同寓人問馬祖居何處人曰豫章省城北門外七里街右有藥師
院咸稱馬祖道場豈其是耶師拍掌大笑曰得之矣乃兼程至其
地見江岸遼濶荆棘荒蕪法象傾圮破殿半閒僅懸殘額藥師院
三字師恍然曰豈吾師欲我作苦行僧重新此道場耶迺急治糧
鋤冒風雨竭胼胝墾院前荒田三十餘畝積歲之所入爲修葺費
不立募疏不繁工役一木一石咸出己手二十餘年棟宇踴然龍
象森列成巨刹矣復於院之左右種竹幾數十萬本中構一亭曰

復亭爲習靜所桃李梅杏之屬環焉余自玉峽調南昌勘濱湖水
災月夜織舟江岸聞踏水車人歌鏗鏘可聽問之曰此永州老和
尙自作太平車水歌七言詩也勘災歸入院訪之年八十餘以鄉
人握手如故坐所居篋箕中苦荜稚笋縱譚移晷贈以七言二律
有曰參來猛虎刀頭血飛下峨眉雪頂身今日篋箕相對坐艸書
如斗尙驚人篋箕用馬祖偈中語也師大喜作擘窠大字書之於
壁嗣後以公事過必坐復亭中聽竹聲流連竟日師傾自作香醪
酣我余大笑曰余今日真可謂一口吸盡西江水矣或曰師有異
術能驅虎豹役鬼神江漲以鉢汲水咒龍立退七里街居人有病
者以手按其頂卽愈云

晉義賈傳

偃師孝廉陳君嘉猷語余晉中賈范姓貸其鄉富人段姓金賈遷

洛汝閒初折閱益銳身爲之積三十餘年利羸矣范曰吾利之羸由段氏計息有二千餘金不可久逋乃載以歸段而晉富人例逋項二十餘年不能償者焚其原劑簿內亦削其名至是段堅辭以無其事范以年月子母相伴懇請納之段反訝重賂驟投爲懷他意怒見辭色并起逐之范涕泣行悵惘無策又不肯沒爲己物因思常往來崑嶺賸道路險峻行旅難之乃告諸參駕店士民罄所攜歸段姓金伐石甃崖長五百餘丈成坦途霖雨冰雪升降無苦立碑阪下歸美於段不列己名亦不令段姓知之范老歸晉十數年前其子猶遣人查勘躬刺處修補如舊士民至今稱道不衰余修邑乘於藝文內錄

國朝新安呂司農履恆平治崑嶺碑記稱澤州賈人段姓潤色脩補之功爲康熙五十四年事詎今七十年矣豈士民求司農撰碑

時音減范賈之夫帶帶段姓功耶是范賈之不忘本不掠美不好
名雖占義士何以加焉而令其湮沒不彰非理也段姓固正直然
亦循其鄉例之豈豈料數千里外名列通衢藉范賈垂貞珉於不
朽其為贏利抑決矣然則世之黠於網利案算錙銖犍牙睚目劍
膚摧隨以病道者抑獨何哉抑獨何哉因作晉義賈傳以報陳君
焉

男聲

有裕

孫啓

沃

校字

紫峴山人文集卷七

湘潭張九鉞度西著

姪孫家棧重刊

傳

滿洲蘇完尼卦爾佳氏兩烈婦傳

烈婦那木都魯氏正白旗滿洲人曾祖馬達喇內侍衛祖海靈刑部尚書父廣壽筆帖式年十八歸鑲白旗滿洲蘇完尼卦爾佳氏爲護軍校尉成魁繼室成魁自高祖以下皆以材官蹶張起家叔祖大將軍信勇公傅爾丹勲最著諸姊又擇配宗藩成魁思發憤騎射取通顯以勞瘁中乾突得喉閉法不治烈婦密紉衣結藏利刃袖間成魁死烈婦撲地號絕姑烏金氏灌以湯少蘇以身熨尸二日不可斂絞戚里婦強掖之拔刃欲自剗姑奪其刃哽咽歸臥室投繯死事在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初烈婦八歲時

聞信勇公夫人道成魁族兄花尙阿妻覺羅氏以死殉夫烈狀方倚几繡佩囊泣失聲墮佩囊於地噎不食者一日及成魁死其母搥胸哭曰吾女必殉之矣吾覘之於聞覺羅氏狀時矣烈婦死年二十三其姊曰吳蘇氏

成魁弟成芳妻烈婦吳蘇氏副都統一等男穆舒渾之曾孫女副都統船廠將軍穆森之孫女雲南道監察御史穆吉倫之女歸成芳時其夫以挽強嘔血病且革矣烈婦侍湯藥躬勞瘁如那木都魯氏成魁死那木都魯氏殉成芳不能語數含淚視烈婦烈婦泣曰天乎君乎倘不諱妾請從君從吾妣報吾祖父恩也成芳且領淚且墮成芳死烈婦首搶柱血涔涔髮間滴凝地如脂家人相戒那木都魯氏事盡藏室中刀剪帶巾諸物環守之烈婦視含畢佯飲食如平時守者懈夜四鼓皆寐烈婦裂襟爲纒窗櫺間旋而掩

其肮喉中聲咽咽然一小婢驚覺急呼守者解救之氣已絕死以乾隆二十四年正月十八日去那木都魯氏僅三十五日云

順德節孝婦黃氏傳

順德縣倫教村婦黃氏年十九而嫁夫性慙爲人佐刺船與乙角戲乙失足溺死法論抵減死成貴定官符下妻免僉婦搏膺呼曰妻從夫義也焉有官府而陷人不義者不聽從吾當自割其頸譁諸縣門官改容增婦名遂盡鬻嫁時物奉舅姑自製竹擔荷具隨夫行黔去粵四千餘里有九谿七盤之險夫中途患痢婦侍湯藥滌羣膺拭拳犒掖之行薄險則以身負兩公人聳敬不忍促賞罄沿村唱勸孝順木魚歌資錢易肉食奉其夫木魚歌者粵東土音也聞者酸楚爭醵錢以贈夫病尋瘳達戍所居十七年生一子二女而夫歿初婦私冀邀

恩赦奉夫歸及死聞舅姑尙在急以負夫骨歸詣縣請舊例戍所
死卽瘞其地不聽返婦壘而踞縣門賴連連觸地血流被面伺官
出入輒哀籲凡二十餘日官譴曰剛哉婦吾當成其義方白上司
得報可婦卽日懷牒文裹夫骨負於背笞置小兒女子身行長女
嫁農家子者牽裾泣揮之不顧時黔東多虎患白晝出官道傷多
人捕之不息而俗禁骨殖不許入旅店婦日汲澗水燒松枝以爨
夜宿古廟躡虎所殘人骨血狼藉中昂然不少動路人爭呼好勇
婦好勇婦竟歸倫敦村婦齒旣長面黧黑醜惡又語雜羅施音隣
里駭爲鬼各走避忽野外有老叟熟視之曰兒歸耶指道傍纍纍
而翁塚也而姑僵牆陰不食已一日婦奔至牆陰得姑兩目眇暗
延甚婦引其手拊裏中骨及笞中兒女姑抱而咽婦大號笞中兒
女亦號聲震林木風起鳥皆悲鳴隣里稍稍來始奉姑僦屋以居

順德人士以其事入詩社賦者多至五六百首讀者爲泣下羊城馮孝廉公侯者勇義人也聞其貧無以贍姑走告同儔炎日中聳張目如炬五日而斂番蠟三百枚使授婦有敝廬薄田矣而順德李侯餽其允人士請給帟曰節孝含辛導鼓樂旗幟金字大書周子寬之妻節孝黃氏旌其門人遂名其詩曰含辛集婦入黔十九年而歸人或呼之曰女蘇武云

節孝劉母朱孺人傳

前溪劉氏爲吉州鼎族科第蟬聯婦女以節孝揚於鄉者聲相望以余所聞朱孺人苦節尤著孺人出槎江望族太學生能紹長女素嫻內則年二十歸邑孝廉君諱大槐爲配朱故饒於貧孺人以富室女嫁貧家布衣椎髻躬操作事尊章以孝處娣姒以和齏鹽匱糲怡然也孝廉君績學能文試輒雄其曹乾隆丙辰

恩科舉經魁策刊鄉試錄中名噪甚丁巳禮闈已入彀十餘日旋遭擯士論惜之歸憤憤嬰疾竟歿孺人年二十六遺孤日烜四歲日照六月孺人痛孝廉賁志短祚雙親垂白在堂弱嗣煢煢在抱毅然自矢以完君未竟之緒初補紡績爲仰事俯育資十指駮瘵青燈紅淚機聲書聲雜響風雨閒過其門者未有不嘖嘖歎息也教二子慈而兼嚴每與日烜等言及孝廉以未登第抑鬱死且語且泣日烜旣力學補弟子員矣以疾歿日照繼亡孺人疊膺鞠凶摧折不懈其志復鞠養諸孫如日烜兄弟年六十九下世計守節四十一年

張九鉞曰予應四方修志之聘每攜拾深山窮谷寒門苦節憤血幽香闡述惟恐不盡夫世之貞媛不幸少失所天備嘗荼毒然能使有司上其芳行荷

天子褒揚又不幸中之幸焉。若或格於年例，或貧無力請旌致湮，涖州土悲哉，可爲撫膺泣下矣。孺人以孝廉之婦，文學之母，青年罹變，百折不回，而其孤身先淪沒，使老死寒幃，含辛飲血，韜光匿彩者又七年，何以爲女行，激勸嗚乎！此非族師閭史之責，而誰責歟？孺人長孫劉某與余同客大梁，請余爲立傳，彙附族譜，他日採風者載之，珥筆孺人與孝廉必含笑泉壤矣。

偃師楊烈女傳

偃師女楊氏，父爲縣廐卒，母與兄皆歿，依養嫂以居，字李恆子。嫁有日矣，一日大雪，嫂歸甯，遺女獨居鄰，屠蕭諒兇暴無行，素黷女色，戲知嫂出，拔刀踰牆排闥入，女坐燈下，罵曰：汝何人，敢竄夜入吾室，屠出刀恐之，掣其衣，女左手牢持衣帶，而以右手奪屠刀，叫罵益厲，屠知不可犯，大憤以刀斷其頭，并截右手五指，身仰地，霍

霍躍屠懼越牆去父眠廐中忽聞窗外女聲連呼蕭諒殺我大駭起戒門久肩父歸踰城壕深積雪不敢躍若有擁之下弗苦抵室女屍橫室中頭及五指在地左手猶牢持衣帶不可解號諸隣逐雪中血跡入屠家得血衣及刀羣繫屠訴於縣官至驗視女左手衣帶乃解鞫屠屠作女言盡吐狀下獄中獄未上屠俟守懈雉經死官竟從吏言寢其事女葬堤兒頭洛水流經墓前每旋轉作悲咽聲四十餘年矣會

天子登極

詔直省大吏搜遺行襄城李緝者以明經任縣訓導廉知女烈欲上其事商諸令以伊父死無實証且年久執不可緝憤怒自臚女死狀懷牒赴大梁訴河東制府白公鍾山公憐而臈之具疏入

告

天子特命旌其閭。入祀節孝祠。主人祠日。鄉人旌幟鼓樂聚而送者千人。祠臨市衢。數年後有醉者衝戶入。仰臥地下。恍惚見羣婦女皆冠帔。肅然起叱逐之。有一女厲聲曰。吾堤兒頭楊大姑也。醉者驚覺。急奔出祠。顛踏至家。發狂疾。鄉人釀牲醴詣祠。爲連連叩頭乞贖罪。久之迺蘇。

張九鉞曰。烈女雪夜倉卒拒暴。斷首截指。以殉節勇矣哉。抑何慘且酷也。死後入廐。呼父護父。躍濠立擒暴。赴官有勃勃不可遏之勢。卽令英魂親見暴之屍。衢竿木猶不足雪憤。迺暴旣遭誅。女之烈事鬱鬱四十年。然後表著於天下。何歟。向微

聖天子闡揚幽隱。李司訓勇於從義。亦終與艸木同腐。風露漸滅焉耳。悲夫。聞司訓獨爲烈女請旌時。與邑令爭詬於庭。嗟乎。誰司風化之權者。或寢其獄於前。或格其事於後。何秉彝好德之性與。

人殊也。今烈女靈爽震赫東都，司訓之名藉以不朽。彼見義不爲者，非獨曠官直庸愚人耳。其名何足污吾筆哉。

永甯八烈傳

興安總兵官程福亮母康氏，適夫養味，數年而寡，鞠孤福亮長。軀幹雄偉，氏令習弓矢，立功邊塞。崇禎末年，洛西大亂，嵩縣賊蔣雙溪聚眾數千，焚掠最慘。福亮與母相失，賊破東寨，執氏脅以白刃。氏大罵賊，不忍殺，擁之行。至崖絕處，氏奮躍投崖下，死。是時賊刈人如艸菅，咸棄崖下，積尸成阜。越兩月，鄉眾以鋤創屍皆潰爛，不可辨。獨氏尸軀全，顏色如生。蠅蚋不敢集，眾驚拜，有識者曰：此程母也。瘞以棺，楊識之。福亮聞關賊中求母消息，不可得，徒步走興安，叩大帥轅門，長號求移師救母。帥奇其狀，貌曰：此坐他日當待子。姑署子偏裨，予一軍戮賊，會賊黨潰。雙溪奔河底村，鄉勇奮

聞呼躍起排闥入觸之僂遂縛詣縣鞠伏罪氏請

旌磔逆梟於市山陰高道泰曰浴西山水至金門北陸間益奇詭

雄詘雲霞鬱異采宜產偉丈夫烈女子誠然

張檢妻顏氏儒家女幼時聞太原村張烈婦拒暴捐軀事輒嗚咽
流涕年十八歸檢事姑孝勸檢讀書攻苦暴楚金梁者宜陽人備
於檢家豔氏殊色伺檢赴郡試是夜氏赴姑室暴懷刃潛入氏室
伏桁下衣叢中三更氏自姑室歸滅燈寢暴從桁下出徑登氏牀
曳其衾氏驚覺大叫暴出嫚語曰我也婦力拒罵賊逆奴暴曰不
從刃汝氏起奪其刀刀割掌裂更叫罵黑沉沉中暴以刀連戳氏
臂胸肋腋十餘處立死彘刀與血衣踉蹌歸家天明入室徑臥不
起母怪若素強悍今胡戚戚無人色且衣破多泥跡必有異潛告
鄰人環守之日未哺永甯捕者至趨縣鞠吐實自言一夜可行

二百里兮。輾轉六十里。觸荆棘泥沙。若行絕霄中者。然天誅不可逃也。大吏聞諸。

朝氏子旌祀節孝祠。置暴極刑。兩烈婦相距五十年。夫家姓同。大變奇貞亦同異哉。

三峭肘脅商號山川險阨。土泉沃腴。檀山以西。產松柏榆桐。膏黃楊之木。連萼合抱。懸巨原阪。伐之縛爲筏。浮洛以下。三川郡邑宮室咸取材焉。以故民多以斧鋸爲業。張抃者少年恃勇力爲捺斤。先婦陳氏屢諫阻不聽。有大木臨峻阪。抃奮刷之。木塌然忽墜崖下。抃走避不及。壓死血肉狼藉。眾昇以歸。氏聞變披髮狂號。奔捧夫屍置室中。吮其血。擗踊無數。以首撼地。額盡裂。舅姑恐其殉。慰以夫死可撫孤。延嗣女指屍泣曰。夫慘死若此。兒何忍偷生爲。速從地下。庶魂無苦事。親有諸姊。在鞠孤大難。兒無材智也。斂畢解。

帶竟縊死尸傍手相抱牢固不可解舅姑憐之購大棺納其中與夫同瘞焉從其志也乾隆三十年事聞

詔予旌

郭進昌妻李氏年十九于歸乳子女各一女長適梁氏子而進昌死氏矢志育孤迎壻與女偕居焉夫弟小孝貪而狡計嫂年三十許色尙艾嫁之可獲厚利與族子進祿謀一日偽恭敬謁氏飲以茗坐閒諷氏攜孤改醮氏怒抵甌於地指罵曰兄死叔不扶吾節此何地而敢以禽獸語聳我速去遲必批汝頰小孝慚沮出陰謂進祿非強劫不可進祿廉邑李某饒於財爲鬪說李亦素聞氏美且能揮重金成劑於外矣約吉日令李牽馬來迎與進祿立戶外小孝突入室將挾氏出壻與女大詬鬪小孝婦忽霽容曰勿譁叔使孤兒有噉飯所延郭氏脈吾何惜一行以孤授小孝令李抱

之先行入室開奩作妝色揚揚上馬婿女疑氏心變唾之小孝計得與進祿噪而出一傭人牽氏馬徐徐行氏馬上言笑自若各不爲備至王范鎮氏忽自袖中出薙鬢小刀勒其喉大叫喉斷墜馬死血噴十數丈鎮人驚駭前執小孝等詢得狀呼婿與女共訴諸官按律科罪請

旌向使氏自刎於家刀必爲人奪不得死以智勇全節若此其薙鬢刀蓋入作粧時潛藏也

洛陽有閻存姐十三歲拒暴死立祠又百餘年而有永甯曲登姐自其八九歲時卽舉止不苟有心計眾異之亦十三歲父廷順往北山原巡瓜田母呼女饁之父忽心疾歸覓藥謂女暫守吾卽來隣園李暴年五十矣望女獨坐柿樹下心蕩欺其穉媿易制前調之女怒罵若吾丈人行而戲吾弱女雜若以吾何等兒也暴執其

臂女奮躍柿樹上暴益肆攀樹枝曳女下將強污焉女益號罵觸
以首及兩手十指如排戟銳刺暴知不可犯畏其父來遁去女憤
歸哭訴父母父以女及笄恐醜揚無來聘者勸少間毆之洩忿女
怒曰兒如玉之軀豈爲人所執此而不爲急滿恥兒何能立天地
閒乎必訟諸官父結曰官他出女終夜泣涕父母環伺之女忽收
涕理箴管如平時伺少懈女持刀奔至暴門自刎死目瞠視立不
仆血湧數斗不止暴出戶見之爽魄入廚捉刀踉蹌行若有人捉
而曳之者衣髮皆亂跪女門勒其喉死眾驚歎曰女手誅之也大
吏錄烈狀聞

天子以女幼能抗節明志子旌祀以風示天下而令邑侯建崇祠
於邑東衢與閭存姐遙相望云

永甯有醜夫郝小車以業名生而短小形如蠅手跛足一目眇口

期期然而其妻澗池柳溝村單人女年十八麗姝也于歸父母以夫醜家貧爲憂氏絕不介意伉儷殊篤隣婦常嘲姍之氏正色曰夫天也天可憎乎且吾命也請勿再言眾慚更相敬焉氏勸夫棄小車變衾服躬紡績以奉舅姑與夫捃松枝拾馬通以爨有子矣三年舅姑相繼死氏鬻所居破屋營葬無缺禮食更絀數日不舉火族人憐之予蕎麥數斗磨麵鬻餅分其餘以飽夫婦日夜歌聲出閭巷將以老矣乾隆五十年邑大饑氏爲隣婦佐女紅資餘食食夫子自咽糠覈明年疫作夫病氏鈎柳葉煮雜糜以給夫竟死數日子又天氏丐席分裹屍以木杵掘坎瘞之杵斷更以手捧土塋成血漬地乃椎胸號曰天乎單氏汝事畢矣而偷生乎族人勸汝年艾有材智曷貶節氏憤怒不應坐破窠中餓數日死年二十六歲族人醢錢葬之夫塋傍今過者猶指曰此好老婆墳也

生員雷百里母程氏年十八夫聲驚死擊心雀躍將殉之顧牀上
呱呱強止斂後數繞棺撫號將闔棺眾忽見棺中衣有血噴出而
氏暈仆棺下駭不知所爲察氏左手已截斷一指指在棺中爭以
藥縛創少頃蘇詢之氏泣曰吾不獲身殉以此指與夫同葬也居
無何其祖舅病且革呼氏至榻前目連連視孫氏恚曰尙虞婦有
他志耶拔頭上簪從右頰刺入洞左頤眾大駭奪其簪視創口白
色無纖子血驚以爲神祖舅目瞑氏面創亦旋合苦節三十年每
指手與頰痕泣示百里曰汝父賁志歿汝不奮志讀書負此矣百
里亦泣能有聲於庠

張九鉞曰劉向列女傳召南申人女許嫁于鄧夫家不備禮而迎
之女持義不往賦行露之詩經儒有言召公聽訟於甘棠之下行
露之貞女被訟而致於獄蓋被文王之化淺而未醇我

國家禮義陶淬百餘年如太陽之照幽崖無遠弗屆直省大吏以
芳行烈操上荷

旌書者歲數百休哉風化媲美二南矣永甯山水奧鬱木石聳異
鍾其奇者雖蓬門弱質守禮教重名節糜軀碎脰甘白刃而如飴
雖事變異乎古以言乎殺身成仁之道奚愧志士仁人哉余脩邑
志廣搜窮崖遠谷例稍不符者咸登之其事詳而異者別立爲傳
雷聲驚妻雖以壽完節然幾死謂之烈可也附於後

偃師三孝子合傳

乾隆二十六年秋伊洛大溢水破外堤灌城洶洶有聲民皆避水
奎星樓上張大觀者奉母亦登焉水撼急樓傾眾皆溺大觀左手
爲樓石柱戕臂至腕皆折不斷如縷血漂波赤不顧入奔濤求母
孫號救大觀叱之去望母髻露水中得之負出水有老樹橫偃徬

口大觀曳其斷手獨以右手舉母騎樹枝上復泐而覓食食母母撫其斷手泣佯慰母兒手雖折幸不創母自愛母憂水退負母歸家猶屏當衣食是夜創重竟死同日有蔡應泰楊璞事

蔡應泰母死水將至以繩縛母柩旋繞數十匝令固兩大帶爲纜水至妻子號救不應跪負母柩轉洪波中上下柩與手若兩翼飛瞬息八十里下鞏縣神隄灘神隄灘者北邙山尾也山橫洛口逼黃河河漲倒灌洛流縈旋灘上柩忽爲沙擁村民異之以長鉤引至岸鼻之上蔡亦無恙天將暮聞隣村喧救兩人趨視之則其妻與子也眾嗟歎曰神感也釀錢送之歸

寺莊民楊璞與其弟某奉母居弟饒於貧璞貧且懦水至弟以筏載其妻逃北山母呼之不應竟去璞怒棄其妻子襁母於背將浮沈抵北窰水勢奔驟若有挈之者旋躍大溜中山上人望之如龜

魁漢瀆不沈亦下神誕鄰村民救之登岸頃之有一婦人抱子漂
下母遙望之號曰吾婦與孫也救之果然翼日歸而其弟舟將抵
北山下大樹崩壓舟夫婦俱溺死先是村民夜聞空中神語明日
當速救孝子母民驚起各具舟與竿以俟以故俱得生母壽九十
餘無疾終璞今六十餘猶在

鞏縣張烈婦傳

烈婦鞏縣雙槐村民王思周女貧居土窯足跡不出戶外年十七
歸里民張良善事舅姑以孝聞父傭於外母孫氏迎烈婦歸共居
族姪王保子者亡賴人也常驅驢負煤過思周門是日聞知烈婦
母出未歸夜獨與幼弟二禮宿窯前淫念三更潛攜刀排窯門門
固閉以刀穴門傍土轟轟落烈婦覺疑爲賊也呼不應披衣起將
躡之士崩門塌保子入烈婦驚問爲誰保子求姦烈婦熟其聲叱

之曰我爾族姑也禽獸何敢爲不義速出免死保子拔刀脅之烈婦厲聲曰刀何爲者任爾殺不懼保子憤不從己以刀刺烈婦中左脅血從襦中噴出數步益怒罵保子連連刺左右肋乳烈婦躍奪刀刀劃烈婦掌掌裂摔之於地而二禮亦驚覺連呼保子殺我姊保子并斫其臂僵於牀烈婦奮身從地起血淋漓滴奔出窰門外大呼殺人而隣居殊遠保子追出烈婦創重足躓於石頭棟樹下罵益厲保子搯其髮刀抉其口烈婦口齧刀齒齧有聲保子搖刀出割頰及腮至耳烈婦不能言矣叫聲猶不絕身靈霍躍動其喉斷乃死時乾隆三十五年十月十五日事也保子歸匿刀滅衣血跡驅驢煤窰天明有鄉約過見烈婦被殺死奔告父與夫入窰中裹二禮創少甦哭述姊被殺狀眾擒保子入縣驗鞫得實而哭者日千餘人獄具大吏以烈狀聞

詔予旌給帑建坊祀節孝祠誅保子暴屍於市

張九鉞曰余脩輦志見明長洲鄭瑛韓烈婦碑偉之及檢張烈婦詳案及邑薦紳公請旌文別爲立傳事過二十年英風猶旋薄紙上也以余所見志中拒暴殉身者多矣未有壯且慘如此之極者雖古睢陽常山何以異哉烈婦居洛汭偃師楊烈女者居亦濱洛嗚乎名山大川靈光瑰氣鬱律數十年必發洩於人而烈婦復以身膺之也悲夫

洛陽楊節婦傳

洛陽居民劉振揚女字宇同邑楊清第三子愍兒劉與楊爲世戚女四歲善病而舅姑絕愛其慧父母亦以日者言與父母不相生遂乞養於舅姑家長愍兒三歲依舅姑如父母年十七未成婚而愍兒死舅姑憐其少送歸母家諷令改嫁父母將從之女擗踊號

不肯誓以死殉隣婦聞女歸羣來問視或謂當從女或謂宜改嫁或謂當終三年喪而嫁嗚呼爭論父曰吾將決之鄉先生知禮者少頃咸至令女於帷後聽之有曰女當改嫁以其不成婦也禮有之不成婦則不告祖不拜舅姑不見兄弟姊妹死則絕之有曰禮有之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則壻齊衰弔葬而除服壻死亦如之必齊衰而弔不忍絕也葬而後除服者謂其可以絕也女自帷中突出長跪泣曰兒平嘗未讀書不知所謂禮第念兒劉氏女無故而入楊之家食楊之食衣楊之衣若父若母舅姑之矣若兄若嫂兄嫂之矣若諸父母姑姊妹之喪則服之矣猶謂非婦也則前十三年名分雖罄洛河之水不足濯其羞矣兒志決矣何首鼠爲眾又曰百年甚遙倉卒決之保無悔且汝未笄何得稱婦女益憤然曰百年時也決之須與者志也兒志決矣刀鋸鼎鑊甘如飴矣卽懷

冠笄徒步奔至塋墓父母舅姑咸擁之行女跪墓前取冠笄自戴之曰已笄矣更何害父母無可如何泣涕而歸鄉之講禮諸先生相顧愕然曰有是哉女而婦也張子曰禮之變也變而不失其正女也可以婦矣乃順門人請作爲傳以俟請旌

曾母張孺人家傳

孺人姓張氏諱九珥先君河西公次女余次姊也姊長余三歲性敏慧先君試教以經書過目成誦記唐人近體詩不下二百餘首常率諸妹夜間牽衣琅誦鏗鏘中音節祖母原太恭人聽之怡然及余就外傳迺罷讀事鍼黹每慨然歎曰恨我生不爲男子年十八贅壻邑太學生曾諒臣曾氏之先明季與先曾伯祖都督戎行最相得占籍後世爲婚姻曾氏居黃龍山下距楓林十里而近諒臣太翁萬樓公績學能文與先君經術相砥礪兩翁貧同豪邁不

羈亦同就贅日諒臣布衣紉履登堂姊蒿簪練褰出拜無世俗奩
服相耀習氣禮成兩翁擊鮮烹菽引觴大醕盡歡而散一時傳爲
吳隱之王敦宏韻事洎歸事姑唐孺人得歡心萬樓公以通十三
經名噪都下校書實錄館議敘得涼州參軍而唐孺人體素肥善
飲嬰痠痺疾飲食扶掖需人萬樓公赴任召姊至中堂長揖淚泫
泫下曰汝姑疾已瘳殆不起諸婦中惟汝賢服勤事累汝專勞之
姊跪泣曰此婦職也翁第行矣勿縈內顧憂自是身先姊妙辨明
卽入姑室先意承旨肴膳果餌雖典衣釵擇所素嗜者以進授匕
筯無傷其志已或數日不盥櫛百計娛色笑姑臥歸室或竟徹夜
湔蕀滌垢不令知之如是者數年臨歿執姊手流涕曰余病累汝
久今永訣矣何以酬汝哉姑婦相抱嗚咽諒臣每與言及此未嘗
不感泣失聲萬樓公署清水縣羌番極邊諒臣兄弟省侍者或歸

姊以翁年老，促諒臣急往專侍，不二載而萬樓公歿於蘭州。初先君教余以天下水道關塞道路險阨，某入某處，某出某所，姊在旁默識之。及柩歸，幻商於以南崎嶇狹隘，龍猪寨者尤盤折高峻，下臨丹水，商旅畏之。中夜焚香，籲天保柩行無苦，而諒臣扶柩，歷險處下馬步從。時秋雨壞道，予絕雷中，至寨坂幾危，諒臣頭搶地，長號聲震山谷。柩竟安行，約有神助。歸計寨坂瀕險日，卽姊焚香籲天之辰也。嗚乎，孰謂孝子孝婦，精誠感通，三千里外如是之速哉！余客遊南北三十餘年，聞諒臣棄世，姊營喪葬，盡禮如舅姑而家益寤。余七十二歸里，姊亦七十有五，白髮皤然，相對話舊事，停觴久之。歿之先一日，語余曰：弟以古文鳴世，四方節孝志傳多矣。余雖碌碌庸行，然欲得弟文傳示於後，旣歿，迺收淚爲立傳，付甥行，槨藏之家。

誥授中憲大夫河南糧鹽道荷池劉公家傳

公諱文徽字子受號荷池一號淑庵行八寶慶府武岡州人也先世居江西安福縣之前溪明屢遷至武岡遂占籍焉世有隱德曾祖明經諱源昌祖處士諱之儀父庠生諱鼎璟皆以公貴贈如其官公生而穎異幼入塾不與羣兒戲甫長下帷攻苦鑽研六經宋儒之書旁及諸子百家寒暑不輟古文好昌黎南豐時文好震川海陽每一篇出沈雄精奧權奇倜儻鄉之老宿皆斂手以府試首補弟子員食餼於庠試輒高等戊子舉於鄉己丑成進士辛卯殿試除戶部額外主事補江南司主事有聲省曹間歷貴州司員外郎進雲南司郎中己亥癸卯兩次京察皆居最記名以宥道用甲辰補河南府知府值睢州二汛漫口間公馳赴工塲馬橋照分段濬引河一例深暢副合龍限其後河患醜渠

再興後俱迅歲事元臣視河者咸稱其能公察吏持大體不肯刻
屢治重獄無枉縱偃師武生某暴橫里中奪人妻虐其夫幾死縣
僅擬城旦公憮然曰此而不痛懲無怪奸民輕國法也論改遣新
疆三川猾徒始屏哉郡有周南書院公以諸生文體卑繻擇師教
以法而自嚴甲乙豐獎子遂振起購大木建狄梁公祠於院後掘
地得前明福宮柱礎十基益固棟宇赫然訪得梁公後裔居谷水
鎮者予以冠帶奉主入祠俾隨諸生行禮觀者如堵丙午戊甲己
酉三科登賢書者七人前此未有也中原癸卯甲辰大旱赤地千
里風日癘灼公奉檄河北散籽種兼撫郵晝夜馳數百里歸蠲戒
設壇祈雨東郊九龍臺高二百尺并居臺半素靈異公捧金盃率
僚屬科頭行烈日中登臺乞水奉諸壇有進秦隴閒耳泉驚龍致
雨法曰刮潭公曰吾必試之瀍河小龍泉是日徒步出郊士民千

餘塚香捧公以行。烝徒鼓勇，剡水鼓震，震山動，未幾雲大合。雨隨車，蓋如注。民大有秋冬例煮賑，遠近鳩鵲來數萬人。公懲積弊，捐重金購米，以助紳商感動，踴躍爭飲。米大集，值長至，雪降於階，民相慶，以瑞雪名其堂。擇紳主厥事，日親詣徧嘗，方散給。予老幼棉襦，訖事無一餒斃者。四隣相傳，以河南爲法，而東都亦自是連歲慶蓋藏矣。己酉膺卓薦首。

恩准晉河南糧鹽道。出洛日，鬚髮半白，倩畫師作洛下勸農圖，紀五載勤勞意。嘗謂其友曰：某終身夢魂長在嵩鞏間也。先是豫省漕幫，六月始抵通州。公受事，餉次自衛輝移楚旺，衛洹二水之交，水充裕，通艘乃飛催各屬漕集。兌畢，卽星夜趨行。楚漕弁之積惰者，以警。十二月初旬，卽全幫抵德州。是夜大風曉，河盡凍，咸以爲神。庚戌春，正催幫行，河東須鑿冰，弁丁苦之。公禱於風神廟，三日

東風冰解水溢兼趨山東漕艘俱於仲春二日抵通倉場侍郎奏聞奉

硃批好時

篤幸

東陵公迎

鑿於小召

行宮

召見

上問豫省漕來迅故公以民豐急公河水暢流對

上霽容曰豈止此即日降

旨各省漕運俱以河南爲法是年隨中丞入都辦

萬壽慶典各省道員俱跪道左

上忽問河南糧道爲誰

召公近

御前詢鹽務事甚悉奏對稱

旨辛亥以餉次行署僦民居開兌不便捐貲新建曠地設倉厥無
露積患壬子河北大水奏畱辦賑公復捐貲助賑竝施粥及衣如
在東都時癸丑膺卓薦首引

見時

上詢豫省民情甚悉且

諭天氣炎熱不必謝恩速回任

朕總墊記汝等公官豫凡三覲

天顏皆蒙

溫旨洵異數云嘉慶元年楚北教匪煽亂充斥襄漢間豫帥檄公

於信陽山堵禦公規畫設隘二十餘所迺上帥書略云襄陽賊與孝感賊盤踞久暫不同胡家砦與平靖黃土諸關相距各遠不同信羅中隔之應山黃安黃陂無賊黨民能協力防守與鄧州有黨爲招引者不同宜審地利察賊情據要害嚴紀律密偵諜相機勦禦是以胡家砦一平賊不敢東嚮鄧州一殲賊不敢北越得其要領也若概於近楚一線徐舒置隘張皇驚擾且糜餉帥聽其言又上籌楚匪四策一急宣曉良民邪正大義勿甘爲賊脅從驅前列當慘戮一慎招鄉勇令老成紳士募素所信識者勿墮賊詭計冒充一急諭教官紳士開導富民榮以頂帶令助餉充軍實保邨莊一鄉勇與官兵本非僑伍宜令分途進剿以協心力勿致前後猜忌推諉憤事皆中機要當事議招回民糾鄉勇公極諫回民性狡悍分之則各事生業聚之則密相召號更教以技擊如虎添

翼雖暫爲以毒攻毒計而後患大不可不防迺止此尤公謀慮之遠者會桐柏新野戒嚴自募鄉勇驍健者厚給衣食訓練慎激無不以一當百賊聞風不敢犯而公年已六十有六久奔命炎暑溼毒中嬰勞疾日就亂亂恐誤疆場急請退師據情入

告奉

上諭劉文徽在任辦事尙無貽誤今患病不能就痊著回籍調理未戒途遽於丁巳孟春十九日歿於公廨易簀時猶問賊匪消息若何無一語及家事嗚乎公之材

天子旣屢嘉予矣使天假以年必能奮戎行出奇策蕩滌妖氛以爲報效乃實志遽終未竟其用惜哉公宅畔古豫章一本曰執卷吟哦其下有讀書秋樹根圖歿之日樹忽崩圻其半州城前明曹進士碑雷雨折一角數千里精靈感應亦異事也公承先志建宗

祠以合族織悉遵禮則篤友于諸兄

覃恩貶封者二人諸姪皆令有成就鄉人仕豫虧帑限急慨以重
金代補有竟不能報者配尹恭人有淑德聞鄉黨子四士拔候補
同知士擢候補員外郎士拱士舉尙幼孫二人公生平著述尙夫
集成帙僅荷池文艸詩艸傳於世

論曰余與公交深客東都知治行尤悉公性坦易然遇大事侃侃
力爭無少徇大吏欲於洛城北開舊穀水渠通漕備灌溉公抗言
邙山下唐宋來久爲糧田廢田開渠失民業且成周時穀洛壤王
宮魏晉開陽渠俱受害不可行又有議鞏西與鴻溝相距二百餘
里於山谷開鑿渠可接貫魯河通商船公又言天陵侯山亂石阻
闕勞民傷財必無成功宋時原有漕汴洛渠一事其跡久湮今黃
河南岸山壁立萬仞無可疏濬議亦寢民至今德之公嗣請余作

家傳余於傳中既詳臚禦賊諸策而附二事於後於以見公員弗經術通達時務爲有體有用之學非絺章綉句徒取科第者比嗚呼豈易言歟豈易言歟

劉君庸山傳

君諱文徵庸山其字武岡州人

誥贈中憲大夫竹園公季子今

恩授河南糧鹽道淑菴公弟也

贈公績學篤行負士林重望語在安鄉潘君經峯傳中君幼穎悟九歲贈公捐館哀毀如成人隨諸兄課讀將通一經矣旋以家貲窘迫伯兄次菴君多病命爲分理君見太恭人齒既高又重違兄意慨然棄舉子業專事生產不刻覈不偏倚家漸饒初太恭人以君年幼又無私錢不欲索以分臚諸兄亦以爲言君曰子職各盡

也。能代而辭，飽恆豐以潔。太恭人偶有怒，必愉色柔聲，得其歡心而後已。奉起居，侍湯藥，數十年如一日。無少懈於諸兄善詞，劉見義勇往，疑事待一言而決，怡怡無間。或有事以辭折，亦坦然受之。自淑菴公成進士，官農部，丁太恭人憂，歸殯葬，盡禮服闋，赴道中間所費，恆不貲。皆出君手，筆畫然竟以憂勞過傷成痞疾矣。淑菴公補官京師，眷留於家，君兼綜其務，俾無內顧憂。厥清麥廉能聲朝，守戊戌己亥間，吾楚游饑，民采梠於野，君家食指故繁，賴君強病維持，有備無患。又每以餘力代族鄰之貧者，區畫咸倚爲左右手，亦未嘗有德色於人。又煮粥以食餓者，親察之節所受，毋使傷。彭亨死，所活無算。會淑菴京察一等，記名以道府用。君方抱病，聞信喜躍，然起思得因近省兄於外任，然竟沈縣不起。臨終屬遵，贈公遺命殯葬，用家禮不用僧道。又囑

其子讀書進取無恩賞選無謀私蓄願諸兄姪環笑而歿年僅四十有六嗚乎以君才能心力使得出效

國家用於食貨河渠刑律諸大務必能出謀遠慮勾稽綜覈措置得宜顧徒幼幼於米鹽筐篋中守蓬蒿歲月以歿君兄所以每言及此輒慙然心傷而不能已也然考東漢薛苞許武事勤其庸行未嘗不著於史傳於後世顯晦時也脩短數也彼孝子悌弟甘心勞瘁沒世而不悔者其知之矣其知之矣君二子士扶能奮學將昌君後其一尙幼

張九鉞曰余客河南郡署見淑菴公事其六兄龍潭君恭誠如司馬溫公之事伯康今年

天子覃恩淑菴以本身封典請馳封龍潭君朝議大夫如其官

謂能盡孝友之道矣及聞君行

事又泣然流涕想見其爲人劉氏一門孝友聲滿天下贈公之遺訓大矣哉龍潭語余君歿後家庭盎然春溫如雷警歎子姪輩有疑事試以尊卜應如響國語有云民之精爽不攜貳嗚乎匹夫匹婦且然而况孝子悌弟其精神炯炯尤有不可磨滅者乎

葛耀南家傳

君諱在奎字耀南系出望族生而穎慧出就外傳荷衣紉履舉止出羣髮燥後下帷攻苦經書瀏覽不倦下筆輒有條理以行次居長二親年高膝下侍養需人不欲應試遠出迺棄科舉業以積著爲滄澗計權衡子母所試輒中遂以懋遷寄跡闔閭而恪遵庭訓持籌服賈外不以交游徵逐相競亦不以較量錙銖居奇咸翕然敬之以故家業日隆隆起廣田園慎居室矣事二親跬步不離左右率子婦輩晨夕奉盤匱潔甘旨凡可以承歡者纖悉備至嘗

曰人生得椿萱無恙侍膳佐餽卽古白華之養雖三牲五鼎不易
吾樂也親歿哀毀瘠立喪祭悉中禮則尤篤友于吹伯氏之壘念
鞠子之哀同室時恆以品誼相勸勉及析產讓肥取瘠戚儔無間
言雁序雖雖白首如一日人有小善極口贊揚有過則反覆規諫
務使自洗濯而後已亦不欲炫己功也其於戚儔也能赴義有以
窘急告者如身在涸轍百計援拯出之湯火而於婚嫁愆期及二
誦不給者訪得其詳慨然傾囊篋不吝勿偏勿怠生平最擇交正
人君子率縞紵相投贈論歡若誼諧輕佻及怪僻陰狡者不少假
以辭色人亦望之不敢近然鄉有曲直得一言爲解亦未嘗不比
太邱彥方焉晚歲家益饒而崇儉黜靡布衣蔬食仍舊舉丈夫子
四人咸訓以讀書敦品過尊行恂恂惟謹而於惜物力裕後福尤
爲諄諄已惟扶杖看花含飴弄孫爲樂外事毫不干也余宦游南

北嶺山員乘必登行爲首歸里聞父老述行誼恆盈耳穆然曰
是可風也爰紀其方略屬其嗣載諸家乘使他日珥筆者得所采
云

男聲

有泰

如裕孫啓

字

校字